

皇清經解



478
292

卷之十一 一百八十一

經義通考

高郵王何書

樂行而施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樂行而民興，禮興而民和。故君子必先慎乎禮，而後樂。樂者，先王所以經國之大業也。故君子居則貴禮，而動則尊樂。樂者，聖王之德，而天下之歸心也。故君子必先慎乎禮，而後樂。樂者，先王所以經國之大業也。故君子居則貴禮，而動則尊樂。樂者，聖王之德，而天下之歸心也。

門仁18
號478
卷292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八十一

學海堂

所錢文
有物那

經義述聞 周易下

高郵王尚書引之著

雲行雨施

乾象傳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虞注曰已成既濟上坎爲雲下坎
爲雨互體故雲行雨施引之謹案此謂九二九四上九變而之正
也案經典之文言必有序下文方言六位時成而此先言卦變
非其序也下文又曰時乘六龍以御天六龍卽六陽爻也若有
三爻變而爲陰不得謂之六龍矣且既濟之卦上坎下離若經
謂變成既濟則當兼言坎離其象始備未有舍離而獨言坎者
也舍離而言上坎下坎則是習坎矣安在其爲既濟乎此義之
必不可通者也虞氏之正之說施之乾卦已乖刺如此則他卦

皇清經解 卷一千一百八十一 王尚書經義述聞 庚申補刊

18
20
292

可知矣又荀爽注文言曰乾升于坤曰雲行乾降于坤今本作坤降于
乾誤曰雨施乾坤二卦成雨既濟見集案乾升于坤謂乾九二之
坤五也乾降于坤謂乾上九之坤三九四之坤初也乾九二之
坤五成坎謂之上坎為雲可也乾上九之坤三成互體坎謂之
不坎為雨亦可也若乾九四之坤初則成離離為日而不為雨
不得謂之雨施矣荀說更疏於虞氏豈足據乎

至哉坤元

坤彖傳至哉坤元正義曰至謂至極也言地能生養至極與天
同也但天亦至極包籠於地非但至極又大於地故乾言大哉
坤言至哉引之謹案至亦大也爾雅曰陬大也郭璞作至釋文
曰陬本又作至鄭注哀公問曰至矣言至大也高誘注呂氏春

秋求人篇及秦策竝曰至大也至哉猶大哉也老子道德曰域
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是坤與乾有竝大之義故下
文言含宏光大六二言直方大六三象傳言知光大用六象傳
言以大終也自正義強為分別而宋世說易者遂謂至義差緩
不若大之盛或謂坤效乾法至乾之大而後已近世惠氏周易
述又謂說文至從一一亦地也胥失之鑿矣

其義不因窮矣 其義吉也 義弗克也 其義凶也

義弗乘也 義无咎也 義不食也 義不及賓也

失其義也 其義吝也 其義焚也

引之謹案義者理也道也言此一爻也理固然也解象傳曰剛
柔之際義无咎也王注曰義猶理也正義曰剛柔既散理必无

咎或訓義為宜云理亦道也廣雅曰復象傳曰頻復之厲義无

咎也剛柔得宜失之漸象傳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既濟象傳曰曳其輪義无

咎也言其道固无咎也同人象傳曰乘其墉義弗克也言其道

固弗克也賁象傳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言其道固弗乘也明

夷象傳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言其道固不食也或曰惟義之

姤象傳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言其道固不及賓也或曰其義

其義者其理也其道也言此一卦也此一爻也其道固如是也

需象傳曰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言其道不困窮也比象

傳曰後夫凶其道窮也是也小畜象傳曰復自道其義吉也言

其道固當吉也正義曰以陽升陰以剛應柔其義於理吉隨象

傳曰隨有獲其義凶也言其道固當凶也袁樞曰其義凶者有凶之理也旅象

傳曰以旅與下其義喪也言其道固當喪也正義曰言以旅與

又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言其道固當焚也鼎象傳曰鼎耳革

失其義也言失其道也漸象傳曰婦孕不育失其道也是也而

解者於復之義无咎則曰去復未甚大遠於義於漸之義无咎

則曰未傷君子之義並正於同人之義弗克則曰違義傷禮衆

所不與於賁之義弗乘則曰棄於不義於姤之義不及賓則曰

義所不為並王於隨之其義凶則曰失於臣義正義皆不得其解

而強為之辭也

比吉也

比象傳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
朱子語類曰比吉也也字衍當云比吉比輔也下順從也比輔

皇清經解卷五十一 王尚書經義述聞 三庚申補刊

也解比字下順從也解吉字家大人曰比吉也也字涉下文比
輔也而衍其比吉二字則當在下文原筮之上不當在比輔也
之上請以四證明之凡彖傳必先釋卦名而後及卦辭若比吉
二字在比輔也之上則是先列卦辭而後釋卦名六十四卦皆
無此例一也凡傳釋卦辭必列卦名於其上若蒙彖傳曰蒙亨
以亨行時中也需彖傳曰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
也厥類甚多不可枚舉然則此亦當云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
以剛中也若無比吉二字則自亂其例二也九五以剛處中所
以比而得吉然則以剛中也正釋比吉之義原筮元永貞之上
必當有比吉二字三也祭統曰身比焉順也管子五輔篇曰爲
人弟者比順以敬是比與順同義昭二十八年左傳曰擇善而

從曰比是比與從同義荀子王制篇曰天下莫不順比從服是
比與順從同義然則下順從也仍是釋比字之義

謂比輔也之比非釋

吉字之義以上文原無比吉二字故也四也

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

釋文引馬注曰毒治也集解引虞注曰毒荼苦也王注曰毒猶
役也引之謹案廣雅毒安也毒天下者安天下也孟子梁惠王
篇曰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
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是其義廣雅訓毒
爲安蓋周易舊注也視諸說爲長老子曰亭之毒之亦謂平之
安之也

乾行也 天行也 天行健

乾象傳天行健正義曰謂天體之行晝夜不息周而復始無時虧退故曰天行健引之謹案爾雅行道也天行謂天道也晉語歲在大梁將集天行韋昭注曰集成也行道也言公將成天道也是古人謂天道爲天行也天行健地勢坤相對爲文言天之爲道也健地之爲勢也順耳王弼注地形不順其勢順傳言純卦之象文皆相對水洊至習坎與明兩作離相對洊雷震與兼山艮相對隨風與麗澤兌相對是其例也若解爲運行之行則與地勢之勢又不相當矣蠱彖傳終則有始天行也剝彖傳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復彖傳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皆謂天道臨彖傳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與此同義同人彖傳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亦謂乾道乾彖傳乾道變化與此同義困象傳

動悔有悔吉行也豐象傳遇其夷主吉行也皆謂吉道也同人象傳同人于宗吝道也文義正相侔也王弼說乾行曰乾之所行虞翻說蠱之天行豐之吉行曰震爲行孔穎達說剝復之天行曰天之所行說困之吉行曰知悔而征行必獲吉胥失之矣

謙尊而光

謙彖傳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引之謹案尊讀樽節退讓之樽尊之言損也韓詩外傳謙者抑事而損者也小也光之言廣也大也說見前光字條下

尊而光者小而大卑而不可踰者卑而高也上文曰天道下濟而光明猶此言尊而光也地道卑而上行猶此言卑而不可踰也夫樽節退讓君子之所以爲謙故謙之德曰尊繫辭傳曰謙尊而光謙以制禮曲禮曰君子恭敬樽節退讓以明禮其義一

而已矣解彖傳者多誤以尊卑爲對文夫尊卑若是對文則二句不可缺一繫辭傳之謙尊而光反似偏而不具矣甚矣其不可通也孔穎達解彖傳謂尊者有謙而更光卑者有謙而不可踰解繫辭傳則曰以能謙卑故其德益尊而光明同一謙尊而光而前後異訓蓋不得其解則多方推測而卒無一當矣虞翻注彖傳曰天道遠故尊三位賤故卑馬融注論語顏淵篇在邦必達在家必達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亦誤以尊卑爲對文或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尊謂人卑謂自卑也曰若然則經當云謙尊人而光自卑而不可踰文義乃明今經省其文而但曰尊曰卑則所尊者何人所卑者又何人乎曲禮曰自卑而尊人表記曰卑已而尊人若經省其文曰卑而尊其可通乎或說非劉晷新論誠盈篇未有謙尊而不光驕盈而不斂者也以謙尊對驕盈則讀尊爲樽可知蓋當時易說有如是解者故劉氏用之也正與經旨相合尊與退讓同義故書傳多言尊讓者儒行

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

正義謂尊敬於

物失之

鄉飲酒義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又

曰君子尊讓則不爭聘義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管子五輔篇夫人必知禮然後恭敬恭敬然後尊讓尊讓然後少長貴賤不相踰越淮南泰族篇恭儉尊讓者禮之爲也尊與樽同尊讓即樽節退讓也說文無樽字古多偕尊爲之後漢書光武十五王傳贊沛獻尊節楚英流放李賢注曰尊音祖本反禮記或通作樽荀子不苟篇恭敬樽紬以畏事人楊倞注曰樽與樽同紬與黜同謂自樽節貶損又通作樽荀子仲尼篇恭敬而傳謹慎而嘽嘽與謙同注曰傳與樽同卑退也

燁光日新

大畜彖傳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王弼注以輝
光日新其德爲句釋文曰鄭以日新絕句其德連下句家大人
曰鄭讀是也蓋剛健謂乾篤實謂艮凡物之弱且薄者必不能
久惟其剛健篤實是以輝光日新此釋大畜之義其德剛上而
尚賢能止健大正也此言其德之大正乃釋利貞之義其德剛
上而尚賢與其德剛健而文明句讀正同如輔嗣讀則亂其例
矣輝光日新與下正賢天三韵正協如輔嗣讀則失其韵矣虞
翻注曰二已之五利涉大川互體離坎離爲日故輝光日新也
鄭傳費氏易虞傳孟氏易而句讀相同蓋古無以其德二字連
上讀者故漢荊州刺史度尚碑令閭彌崇暉光日新魏劉邵人
物志釋爭篇光暉煥而日新晉張華勵志詩曰進德修業暉光

日新初學記載晉傅咸周易詩曰暉光日新照于四方皆以輝
光日新爲句錢氏曉徵荅問亦以鄭說爲長而引漢書禮樂志
暉光日新魏志管輅傳易言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張華四箱樂
歌濟我王道輝光日新爲證與家大人說相合各有援據謹並
記之

甲圻

解彖傳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圻釋文曰圻馬陸作宅云根
也李善注蜀都賦引鄭注曰皆讀如人倦之解解謂圻呼皮曰
甲根曰宅引之謹案宅乃毛字之假借說文曰毛艸葉也從垂
穗上貫一下有根象形字毛宅圻古竝同聲故又通作圻周易
述以圻爲古文宅字之譌非也

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

萃彖傳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郭京周易舉正作利見大人亨利貞聚以正也以爲王韓真本引之謹案王注曰大人體中正者也通聚以正聚乃得全也通聚以正卽釋亨聚以正也五字亨下無利貞二字明矣而九家易及虞翻本則有此二字集解引九家易曰五以正聚陽故曰利貞然則聚以正也乃釋利貞之義又引虞翻釋彖辭曰大人謂五三四失位利之正變成離離爲見故利見大人亨利貞聚以正也虞氏釋彖辭多并舉傳文如釋蒙彖辭童蒙求我曰故童蒙求我志應也釋大畜彖辭利涉大川曰故利涉大川應乎天也釋坎彖辭行有尚曰故行有尚往有功也此類匪一然則釋此卦彖辭而云故利見大人

亨利貞聚以正也卽是彖傳之文蓋所見本聚以正也上有利貞二字也貞訓爲正故曰利貞聚以正也猶大壯彖傳曰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旣濟彖傳曰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九家及虞本爲長郭氏不能詳考而謂王韓本有此二字非也集解利貞在聚以正也之下亦失其次豈有先釋其義後舉其辭者乎蓋寫者錯亂耳

困剛揜也

困彖傳困剛揜也荀爽曰謂二五爲陰所揜也王弼曰剛見揜於柔也正義曰此就二體以釋卦名兌陰卦爲柔坎陽卦爲剛坎在兌下是剛見揜於柔也剛應升進今被柔揜施之於人其猶君子爲小人所蔽以爲困窮矣家大人曰揜卽困迫之名剛

揜者陽氣在下困迫而不能升也表記君子慎以辟禍篤以不
揜恭以遠恥鄭注曰揜猶困迫也是其義襄二十五年左傳行
及弇中杜注曰弇中狹道狹道曰弇亦是逼迫不容之稱與剛
揜之揜聲同而義近故虞翻本揜作弇

異而耳目聰明

鼎彖傳異而耳目聰明虞注曰謂三也三在巽上動成坎離有
兩坎兩離象乃稱聰明日月相推而明生焉故巽而耳目聰明
引之謹案如虞說則是坎而耳目聰明矣豈巽之謂乎三動則
成未濟未濟之象火在水上亦與以木巽火之象不合其誤甚
矣仲翔必欲爲此說者蓋以外卦離爲目爲明而無耳聰之象
故云三動成坎以遷就之不知古人之文多有連類而及者離

固爲目爲明而但云巽而目明則文單而義不顯故必以耳聰
並稱而明目達聰之義始著非謂卦中有耳聰象也樂記曰樂
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樂以聽爲主當云耳聰而記並
稱目明亦是連類而及也遍考彖傳之文若是者多矣謙之爲
象地中有山而彖則曰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
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非謂卦有天象也遘之爲象天
下有風而彖則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非謂卦有地象也離
之爲象日也而彖則曰日月麗乎天非謂卦有月象也坎之爲
象川也而彖則曰地險山川邱陵也非謂卦有山與邱陵象也
家人之象男女正位但言夫婦可矣而彖則曰父父子子兄兄
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非謂卦有父子兄弟象也睽之爲象

二女不同行也而彖則曰男女睽而其志通也非謂卦有男象也艮之爲象止也而彖則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非謂卦有行象也比物連類多有因此及彼者讀者心知其意斯爲得之必欲事事合於卦象則穿鑿而失其本指矣

後有則也 則困而反則也 不違則也 順以則也

失則也 乃見天則

引之謹案爾雅曰則常也故管子七法篇曰物皆均有焉而未嘗變也謂之則震來虩虩恐懼失常後乃笑言復其常度故震彖傳曰笑言啞啞後有則也有則猶言有常坤文言曰後得主而有常是也同人九四知難而退始雖困苦終復其常故同人象傳曰其吉則困而反則也反則猶言反常屯象傳曰十年乃

字反常也是也謙之卦德以謙爲常六四撝謙不改其舊故謙象傳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違則猶言變常歸妹象傳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是也明夷六二用拯馬壯應天合衆處順安常故明夷象傳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順以則猶言順而有常坤彖傳曰後順得常是也明照四方乃日之常入于地中則失常道故明夷象傳又曰後入于地失則也失則猶言失常需象傳曰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是也天之常道既健且剛乾元用九乃得其常故乾文言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天則猶言天常文十八年左傳以亂天常哀六年左傳帥彼天常皆謂天之常道也解者多以則爲法則夫笑言啞啞何法則之可傳弗克攻吉何法則之可反明入地中又何失法則之有乎

小過小者過而亨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家大人曰小過彖傳小過小者過而亨也小過下當有亨字乾
文言乾元者始而亨者也乾元下亦當有亨字傳先舉經文亨
字而後解之如遯彖傳曰遯亨遯而亨也既濟彖傳曰既濟亨
小者亨也正義曰當更有小字是其例矣小過正義曰此釋小過之名也
并明小過有亨德之義則唐初小過下已脫亨字王弼乾文言
注曰不為乾元何能通物之始是故始而亨者必乾元也則魏
時乾元下已脫亨字因上乾元用九而誤脫

果行育德

蒙象傳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盧注曰艮為果震為行
王注曰果行者初筮之義也正義曰君子當發此蒙道以果決

其行告示蒙者則初筮之義引之謹案艮為果非果行之果
也初筮告者決疑也不得謂之果行今案果育皆成也卦下坎
上艮坎象曰君子以常德行是坎為德行也說卦曰成言乎艮
又曰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是艮為成也
許慎淮南子注曰果成也見文選謝宣遠詩注又周官大小五
論語子路篇行必果皇疏引高誘呂氏春秋察賢篇注曰育成
繆協曰果成也行必期諸成也晉語韋注曰育遂也遂亦成呂坎有德行艮以成之故曰果
行育德

衍在中也

需象傳需于沙衍在中也苟爽注曰體乾處和美德優衍在中
而不進也虞翻注曰衍流也孔穎達正義曰衍謂寬衍去難雖

近猶未逼于難而寬衍在其中也家大人曰諸家說衍字之義均有未安或讀需于沙衍爲句引穆天子傳南絕沙衍爲證與爻辭不合尤非今案衍當作行今作衍者因與沙字相連而誤加之耳淮南泰族篇不下廟堂而行四海今本行譌作衍行在中也卽承上文不犯難行也而言初九不犯難行是以无咎九二行而在中是以終吉九二居下卦之中故曰行在中震象傳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咎也上言行下言在中正與此行在中同義師象傳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泰象傳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臨象傳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未濟象傳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義與此竝相近

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

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家大人曰吉下當有也字象傳無連三句不用也字者且入韵之字其下皆有也字此傳吉字與失爲韵不得獨無傳之以吉失爲韵者如訟象傳食舊德從上吉也復卽命渝安貞不失也比象傳比之初六有他吉也比之自內不自失也小畜象傳復自道其義吉也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隨象傳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吉下皆有也字此一證也象傳稱述經文卽以爲韵者其韵下皆有也字如比象傳比之初六有它吉也大有象傳大有初九无交害也此類不可枚舉其有上二句稱述經文下二句統釋其義者亦如之如訟象傳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歸妹象傳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

貴行也與此傳正同而第二句末皆有也字此又一證也唐石經已脫也字

財成天地之道 化而裁之

泰象傳后以財成天地之道釋文財音才徐才載反荀作裁引之謹案才載之音與載相近裁之言載也成也白虎通義曰載之言成也載成萬物終始之道也小爾雅曰載成也皋陶謨乃賡載歌傳與小爾雅同周語引大雅陳錫載周唐固注曰言文王布賜施利以載成周道也

見史記周本紀集解

老子或強或羸或載或

墮謂或成或墮也載成天地之道載卽是成猶下文輔相天地之宜輔卽是相也裁成輔相皆平列字不當上下異訓而鄭注以裁爲節虞翻以爲坤富稱財胥失之矣又案繫辭傳化而裁之謂之變化而裁之存乎變釋文曰裁本又作財崔憬注曰陳陰陽變化之事而裁成之裁亦載也化而載之猶言化而成之賁彖傳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離彖傳曰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恆彖傳曰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是其義也韓伯注以裁爲制亦失之

不可榮以祿

否象傳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虞翻本榮作營引之謹案營字是也高誘注呂氏春秋尊師篇淮南原道篇竝曰營惑也

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曰煩亂以事而志不營

不可營以祿者世莫能惑以祿也云

不可者若云匹夫不可奪志非不可求榮祿之謂也凡象傳言君子以先王以后以皆無作戒辭者孔冲遠謂不可榮華其身

以居倖位失之矣楚策曰好利可營也言可得而惑也大戴禮
文王官人篇臨之以貨色而不可營言不可得而惑也漢書敘
傳四皓遜秦古之逸民不營不拔嚴平鄭真應劭曰爵祿不能
營其志威武不能屈其身也易曰不可營以祿又曰確乎不可
拔也漢婁壽碑曰安貧守賤不可營以祿今本隸釋營作榮後人所改也都氏金薤
琳琅及顧氏隸辨所載雙鉤本正作營老子銘曰樂居下位祿執弗營費鳳碑曰
還己進弟不營榮祿是兩漢相傳之本多作營惑之營其作榮
者假僭字也商子農戰篇曰上作壹故民不榮謂民不營惑也
韓子內儲說曰乃遺之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女樂六以榮其意
而亂其政謂營惑其意也僭榮為營竝與此同

類族辨物 以類萬物之情

同人象傳君子以類族辨物虞翻注曰師坤為類乾為族辨別
也乾陽物坤陰物體垢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以乾照坤故以類
族辨物謂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正義曰族聚也言君子法此同
人以類而聚也辨物謂分辨事物引之謹案類族辨物乃對文
虞氏孔氏之說非也類比類也族類也此與類族之類異義善惡各有其
類君子法天火之高明以比類之學記知類通達鄭注曰知類
知事義之比也緇衣義不壹行無類注曰類謂比式因而比方
事物亦謂之類樂記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史記樂書律作
類類亦比也襄九年左傳晉君類能而使之謂比類其才能而
使之也周語曰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又曰度之天神比之地物
類之民則方之時動是類與比方同義故繫辭傳曰以類萬物

之情也祭法非此族也淮南俶真篇萬物百族鄭高注竝曰族類也與類族之類異義爲善爲惡各如其類以比類之則謂之類族各如其品以辨別之則謂之辨物物品物也故彖傳曰品物流形又曰品物咸亨類族猶言辨物耳周易述以族爲姓解爲男女辨姓且謂二陰五陽有昏媾之道其失也鑿矣

同人之先以中直也 乃徐有說以中直也 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同人象傳同人之先以中直也王注曰不能使物自歸而用其強直正義曰同人之先以中直者解先號咷之意以其用中正剛直之道物所未從故先號咷也引之謹案同人之先謂同人之先號咷而後笑也但言先者省文也先者有後之辭也言先

而後見矣隨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傳則曰係小子而省失丈夫之文六二係丈夫失小子象傳則曰係丈夫而省失小子之文遯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象傳則省其文曰執用黃牛渙上九渙其血去惕出象傳則省其文曰渙其血是其例也直者正也說文直正見也文言曰直其正也曲禮直而勿有郊特牲直祭祝於主鄭注並曰直正也以中直也者以中正也訟象傳曰訟元吉以中正也豫象傳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艮象傳曰艮其輔以中正也是也同人九五位居中正故曰中直變正言直以與克爲韵耳其實一也九五中正故天下應之始爲三四所隔失應於二則悲終然物莫敢閒得其所與則樂故彖傳曰中正而應王氏不得其解乃云不能使物自歸而用其強直正

義申之曰以其用中正剛直之道物所未從故先號咷也則豈有位居中正而用其強直者乎又豈有用中正之道而物不從者乎先號後笑交義乃全豈得但言號咷而不及笑乎困象傳曰乃徐有說以中直也中直亦中正也變正言直以與得福爲韵耳或謂直比正意差緩失之困九五居中得正天下喜說而應之故曰乃直也言同人之先號咷而後笑者以中正故也豈強直而致號咷之謂乎或謂中誠理直不勝其忿亦未解直字之義又案未濟象傳濡其尾亦不知極也王注謂不知紀極是也或云是敬字於義未安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正與極不得爲韵竊疑正當爲直猶同人與困之象傳變正言直以與上下爲韵耳傳寫者誤書作正則韵遂不諧矣

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豫象傳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鄭注曰祀天帝以配祖考者使與天同饗其功也故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也見集解正義曰以配祖考者謂

以祖考配上帝若周夏正郊天祀靈威仰以祖后稷配祀明堂五方之帝以考文王配也引之謹案此與孝經之文絕不相同孝經謂祖考配天與帝故云以配天以配上帝此謂先王之德配於祖考故云以配祖考不得據彼以說此也大雅下武篇三后在天王配于京箋曰此三后既沒登假精氣在天矣武王又能配行其道于京此正所謂配祖考也爾雅曰妃對也釋文妃音配周頌清廟篇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箋曰對配也正義曰

文王既有是德多士今猶行之是與之相配也以配祖考亦謂
 先王之德與祖考相配也上以字用也下以字而也見釋先王
 用是作樂崇德殷薦其樂於上帝而又德配祖考也上帝言薦
 祖考言配互文耳上帝亦以德配君爽曰殷禮陟配天大雅文
 王曰克配上帝是也祖考亦以樂薦周官大司樂曰以享先妣
 以享先祖又曰於宗廟之中奏之是也言薦之上帝則祖考之
 薦可知言以配祖考則上帝之配可知猶渙之象傳曰先王以
 享于帝立廟言享于帝則祖考之享可知言立廟則泰壇明堂
 之立可知亦互文以見義也古人之文多有即此見彼者非若
 後世之文繁詞複也

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翟元曰晦者冥也雷者陽氣用事今在澤中秋冬時也故君子

象之日出視事其將晦宜退入宴寢而休息也見集解孔氏正義引鄭元說與

此略同疑引之謹案秋冬非嚮晦之象嚮晦謂外卦兌也入宴

息謂內卦震也睽卦上離下兌京氏易傳以兌為幽暗困卦下

坎上兌鄭注曰兌為暗昧日所入也見集解即堯典宅面曰日昧谷寅錢內日之義

入者嚮晦之象也震在內卦則有居處之象屯卦上坎下震其

初九曰盤桓利居貞魏志管甯傳盤桓利居高尚其事是內卦

之震有居處象也閔元年左傳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曰足

居之昭七年傳衛孟縶之足不良弱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遇

屯之比曰弱足者居皆謂屯內卦震初九利居貞也居則入此

室處而安息矣故有入宴息之象宴之言安非謂宴寢也

終不可用也

剝象傳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豐象傳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顧氏甯人易音曰廣韵用余頌反詩小閔以用韵邛老子以用韵動則此音古今無異而夫子傳易兩用此字剝與載韵豐與事韵蓋不可曉楊氏賓實劄記曰兩用字皆害字之誤蓋小人剝害君子是自割其廬也然碩果不食自然之理君子得輿民心之公小子雖欲剝盡君子而君子終不可害也豐三以明極遇暗時過剛不中勢有折肱之損然以救暗爲心至於折肱而不悔於義爲无咎矣故亦曰終不可害也盧氏紹弓鍾山札記曰此解甚確害在十四泰載在十九代事在七志古韵皆得相通古害字作閭故易

與用字相混家大人曰楊盧之說皆非也凡易言君子小人者

其事皆相反

觀初六小人无咎君子吝遯九四君子吉小人否大壯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革上六君子豹變

小人

君子得輿小人剝廬亦取相反之義言在君子則爲民所

載在小人則終不可用終不可用卽指剝廬言之非謂小人不

能害君子也右肱爲人之所用右肱折則終不可用故王弼注

曰雖有左在不足用也折肱則害及肱矣何言終不可害乎今

案用讀爲以一切經音義卷七引蒼頡篇曰用以也用與以聲

近而義同故用可讀爲以猶集與就聲近而義同故集可讀爲

就

小雅小閔篇是用不集與猶名道爲韵韓詩作是用不就

戎與汝聲近而義同故戎可讀

爲汝也

大雅常武篇以脩我戎與祖父爲韵

大元止測曰反弓馬恨終不可以也

卽用象傳語則象傳用字之讀爲以明矣井九三可用汲史記

屈原傳引作可以汲呂荆報虐以威論衡譴告篇引作報虐用
威大雅板篇勿以為笑荀子大略篇引作勿用為笑桑柔篇逝
不以濯墨子尚賢篇引作鮮不用濯士喪禮用二鬲周官小祝
注引作盛以二鬲明堂位加以璧散璧角周官司尊彝注引作
加用璧散璧角雜記牝以桑特性饋食禮注引作牝用桑漢書
司馬相如傳何為無以應哉貨殖傳以貧求富史記以竝作用
蓋用可讀為以故與以通用也剝象傳以災尤載用為韻豐象
傳以災志事用為韻災從𠂔聲尤從又聲尤古讀若頤又古讀若異說見唐韻正
載從𠂔聲𠂔從才聲志從止聲事從止省聲於古音竝屬之部
用讀為以於古音亦屬之部故與災尤載志事為韻若害字則
從丰聲說文丰讀若介於古音屬祭部坤象傳慎不害也與發大為韻

大有象傳无交害也小人害也與敗哲為韻

害敗哲三字竝屬祭部下文志備祐

三字別為一韻屬之部

咸象傳順不害也與外為韻未感害也與大未說

為韻邨風泉水篇不瑕有害與牽邁衛為韻二子乘舟篇不瑕
有害與逝為韻小雅蓼莪篇我獨何害與烈發為韻大雅生民
篇無菑無害與月達為韻蕩篇枝葉未有害與揭撥世為韻召
閔篇溥斯害矣與竭為韻魯頌閟宮篇眉壽無有害與大艾歲
為韻大戴禮武王踐阼篇楹銘母曰胡害與大為韻楚辭離騷
莫好脩之害也與艾為韻天問終然為害與敗為韻凡害發撥
大達敗哲逝外未說牽邁衛烈月揭竭世艾歲等字皆屬祭部
偏考羣經楚辭未有與之部之災尤載志事等字同用者至於
老莊諸子無不皆然是害與災尤載志事五字一屬祭部一屬

之部兩部絕不相通此非精於三代兩漢之音者不能辨也謂害與載事爲韻其說似是而非易滋學者之惑故具論之

積小以高大

升象傳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釋文以高大本或作以成高大集解及史徵口訣義與或本同惠氏周易述增入成字證以中庸鄭注所引易曰君子以慎德積小以成高大引之謹案岳本中庸注作積小以高大無成字七經考文所引宋本同中庸正義述鄭注亦無成字監本有成字乃淺學人所增不足爲據升卦正義述經文作積小以高大且釋之曰始於細微以至高大口訣義引何妥曰積其微小以至高大是孔氏何氏所見本竝無成字唐石經同陸雖刻或本作以成高大而正文仍作以

高大是不以或本爲主也集解載升卦鄭注曰聖人在諸侯之中明德日益高大大雅下武箋引易曰積小以高大魏志鍾會傳注會爲其母傳曰君子之行皆積小以致高大晉書王羲之傳濟否所由實在積小以致高大尤足見經文之無成字也似未可據俗本中庸注以改經文

終莫之間也

旅象傳喪牛之凶終莫之間也虞翻注曰坎耳入兌故終莫之間矣果曰雖有智者莫之告也孔穎達正義曰終無以一言告之使聞而悟也家大人曰聞猶問也

古字間與問通論語公冶長篇間一以知十間本或

作問檀弓問喪于夫子乎問本亦作問莊子庚桑楚篇因失吾問元嘉本問作間竝見經典釋文又荀子堯問篇不問卽物少至楊注曰謂相恤問也上九居高無應故無恤問之者王風葛

萬篇謂他人昆亦莫我聞大雅雲漢篇羣公先正則不我聞亦謂不相恤問也解者多失之

詳見亦莫我聞下

正乎凶也

巽上九喪其資斧貞凶象曰喪其資斧正乎凶也正義曰貞凶者失其威斷是正之凶正乎凶者正理須當威斷而喪之是正乎凶也引之謹案正理當斷而喪之是因失正以致凶非正乎凶也揆之文義尚有未安

虞注云上應于三三動失正故曰正乎凶也其說尤誤經謂上九貞凶非

謂九三也今案貞當也貞凶者當凶也正亦當也正乎凶者當乎凶

也雖詰我二人其貞釋文引馬注曰貞當也離騷攝提貞于孟

陬兮謂當孟陬之月也廣韻正正當也堯典日中星鳥以殷仲

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虛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

冬殷也正也皆當也

史記天官書衡殷南斗謂當仲春仲夏仲

秋仲冬也論語陽貨篇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謂當牆向之而

立也曲禮立必正方謂當一方也桓三年穀梁傳言日言朔食

正朔也謂日食當月之朔也定四年傳蔡昭公朝於楚有美裘

正是日囊瓦求之謂當昭公朝楚之日也象傳凡言位正中

皆謂當中也貞訓為正又訓為當正訓為正直之正又訓為正

當之正者古義相因觸類而長故元亨之元或訓為善為長

文

又或訓為大

象傳屯卦之屯或訓為難或訓為盈

序卦

又或訓

為固

閔元年左傳

无妄之妄或訓為虛妄

釋文正義

或訓為望

釋文引馬鄭王肅注

又或訓為凶

虞注象傳物與无妄

隨文見義固各有所當也

虞氏以有通說象象顯與經違

引之謹案易之彖及大象惟取義於本卦健順動巽險明止說之德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象無不各如其本卦義至明也虞仲翔以卦之旁通釋之雖極意彌縫究與經相抵牾如履彖曰履柔履剛也虞曰坤柔乾剛謙坤藉乾故柔履剛又履帝位而不疚虞曰謙震爲帝坎爲疾病五履帝位坎象不見故履帝位而不疚此謂履與謙通謙上體有坤互體有震坎也然經云說而應乎乾謂下兌上乾也若取義於下艮上坤之謙則是止而應乎坤矣豈說而應乎乾之謂乎豫彖曰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虞曰小畜乾爲天坤爲地如之者謂天地亦動以成四時又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虞曰豫變通小畜坤爲地動初至三成乾故天地以順動變初至五離爲日坎爲月皆

得其正故日月不過動初時震爲春至四兌爲秋至五離爲夏坎爲冬四時位正故四時不忒又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虞曰動初至四兌爲刑坎爲罰坎兌體正故刑罰清坤爲民乾爲清以乾乘坤故民服此謂豫與小畜通小畜下體有乾互體有離兌也然經云順以動豫謂下坤上震也若取義於下乾上巽之小畜則是健而巽矣豈順以動之謂乎離彖曰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虞曰乾五之坤成坎爲月離爲日日月麗天也震爲百穀巽爲草木乾二五之坤成坎震體屯屯者盈也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萬物出震故百穀草木麗乎土此謂離與坎通坎二至四互成震也然經云重明以麗乎正又云柔麗乎中正謂上下皆離也若取義於上下皆坎之習坎則是重

險而剛中矣豈明與柔之謂乎革彖曰天地革而四時成虞曰謂五位成乾爲天蒙坤爲地震春兌秋四之正坎冬離夏則四時具坤革而成乾故天地革而四時成也此謂革與蒙通蒙坤爲地二至四互成震也然經云文明以說謂下離上兌也若取義於下坎上艮之蒙則是險而止矣豈文明以說之謂乎此苟通之不合於彖者也坤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虞曰君子謂乾陽爲德動在坤下君子之德車故厚德載物此謂坤與乾通也然經云地勢不云天行何得以乾釋之乎小畜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虞曰豫坤爲文乾離照坤故懿文德此謂小畜與豫通也然經云風行天上不云雷出地奮何得以豫釋之乎履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虞曰

謙坤爲民坎爲志

謙二至四成坎

謙時坤在乾上變而爲履故辨上下

定民志此謂履與謙通也然經云上天下澤不云地中有山何得以謙釋之乎同人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虞曰師坤爲類乾陽物坤陰物以乾照坤故以類族辨物此謂同人與師通也然經云天與火不云地中有水何得以師釋之乎大有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虞曰乾爲揚善坤爲遏惡爲順

比內卦坤

以乾滅坤故遏惡揚善順天休命此

謂大有與比通也然經云火在天上不云地上有水何得以比釋之乎謙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虞曰乾爲物爲施坎爲平履乾盈益謙故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此謂謙與履通也然經云地中有山不云上天下澤何得以履釋

之乎復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
方虞曰巽爲商旅爲近利市三倍遘巽伏初故商旅不行遘象
曰后以施命誥四方今隱復下故后不省方此謂復與遘通也
然經云雷在地中不云天下有風何得以遘釋之乎離象曰明
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虞曰乾五之坤成坎坤二之乾
成離離坎日月之象故明兩作離陽氣稱大人則乾五大人也
乾二五之光繼日之明此謂離與坎通也然經云明兩作不云
水洊至何得以坎釋之乎夬象曰澤上於天丈夫君子以施祿及
下居德則忌虞曰下謂剝坤坤爲衆臣以乾應坤故施祿及下
乾爲德艮爲居謂剝故居德則忌此謂夬與剝通也然經云澤
上於天不云山附於地何得以剝釋之乎遘象曰天下有風遘

后以施命誥四方虞曰復震二月東方遘五月南方巽八月西
方復十一月北方故以誥四方此謂遘與復通也然經云天下
有風不云雷在地中何得以復釋之乎革象曰澤中有火革君
子以治歷明時虞曰蒙艮爲星此謂革與蒙通也然經云澤中
有火不云山下出泉何得以蒙釋之乎兌象曰麗澤兌君子以
朋友講習虞曰伏艮爲友坎爲習震爲講艮互體坎震此謂兌與艮
通也然經云麗澤不云兼山何得以艮釋之乎此旁通之不合
於象者也夫彖象釋易者也不合於彖象尙望其合於易乎今
世言易者多宗虞氏而不察其違失非求是之道也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日往
則月來月往則日來 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

繫辭傳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虞注曰
雷震震艮風巽兩兌日離月坎寒乾暑坤也引之謹案虞云震
艮兩兌寒乾暑坤者以上文言八卦相蕩非此則八卦不全也
然徧考書傳無以霆爲艮雨爲兌者疾雷爲霆不得分以爲二
說卦曰雨以潤之此曰潤之以風雨兩皆謂坎非謂兌也傳意
但以雷霆爲震風爲巽兩與月爲坎日爲離而艮兌則從其略
孔穎達本霆作電云鼓動之以震雷離電滋潤之以巽風坎兩
或離日坎月運動而行一節爲寒一節爲暑直云震巽離坎不
云乾坤艮兌者乾坤上下備言艮兌非鼓動運行之物故不言
之其實亦一焉雷電風雨亦出山澤也此說是也孔子閒居曰
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象傳曰山下有風山下有雷又曰澤中有

雷澤上有風則山澤爲雷霆風雨所自出言雷霆風雨足以該
山澤矣何須以霆艮兩兌備八卦之數乎寒暑亦謂坎離易通
卦驗所謂坎主冬至離主夏至也虞氏以說卦有乾爲寒之文
遂謂寒乾暑坤不知乾道坤道下文始言此則但言坎離非謂
乾坤也下傳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
來乃縱言造化之往來以推廣咸卦憧憧往來之理不取象於
卦也而虞氏謂日月爲離坎寒暑爲乾坤亦非傳意夫咸之爲
象山上有澤如以卦象言之則山澤之象何反不之及而泛言
日月寒暑乎

乾知大始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正義曰初始无形未有營作故但云知也

已成之物事可營為故云作也家大人曰知猶為也為亦作也
乾為大始萬物資始也坤作成物萬物資生也周語知晉國之
政韋昭注曰知政謂為政也呂氏春秋長見篇三年而知鄭國
之政高誘注曰知猶為也

彌綸天地之道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京房注曰彌徧也綸知也引
之謹案綸讀曰論大戴禮保傳篇不論先聖王之德不知君國
畜民之道論亦知也荀子解蔽篇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
論久遠論久遠知久遠也呂氏春秋直諫篇凡國之存也主之
安也必有以也不知所以雖存必亡雖安必危所以不可不論
也淮南說山篇以小明大以近論遠高注竝曰論知也古字多

僭綸為論

屯象傳君子以經綸中庸經綸天下之大經釋文竝
曰論本亦作綸樂記使其文足論而不息史記樂書

論作

說文曰綸欲知之貌聲義亦與論同下文曰仰以觀於天

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正所謂遍知天地之
道也荀爽注曰綸迹也亦謂蹤跡而知之也召南羔羊傳曰行
之地官迹人注曰迹之言跡知禽獸處漢書劉向傳迹察兩觀
之誅顏注曰尋其餘迹而察之平當傳曰宜漢迹其道注曰迹
謂求其蹤迹也若王肅訓綸為裏虞翻訓綸為絡孔穎達訓彌綸為彌
縫補合經綸牽引望文生義胥失之矣

旁行而不流 旁通情也

旁行而不流

旁古通作方淮南主
術篇曰方行而不流

引之謹案旁之言溥也徧也

說文旁溥也

廣雅旁廣也大也義與溥亦相近故爾
雅曰溥大也大雅公劉箋曰溥廣也

旁行者變

動不居周流六虛之謂也韓伯曰應變旁通而不流淫失之氣
 文言曰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旁亦溥也廣雅曰揮動也言六爻
 發動溥通乎萬物之情也陸續曰乾六爻發揮變動旁通於坤
 以成六十四卦亦失之旁溥徧一聲之轉周官男巫曰旁招以
 茅謂徧招於四方也杜子春注招四方之所望祭者月令曰命有司大難旁磔
 亦謂徧磔於四方也鄭注旁磔於四方之門聘義曰字尹旁達謂王之彩
 色徧達於外也正義曰旁者四面之謂晉語曰乃使旁告於諸侯謂徧告
 於諸侯也楚語曰武丁使以夢象旁求四方之賢謂徧求四方
 之賢也旁通作方逸周書皇門篇曰乃逸周書大匡篇曰旁匡方求論擇元聖武夫羞于王所
 於衆無敢有違謂徧匡於衆也秦之累刻石文曰威煇旁達莫
 不賓服謂威煇徧達也史記五帝紀曰旁羅日月星辰謂徧羅

日月星辰也

正義曰旁羅猶徧布也

旁古通作方堯典曰湯湯洪水方割

微子曰小民方與相爲敵讎立政曰方行天下呂刑曰方告無

辜于上皆溥徧之義也

以上四條並說見本條下

樞機

言行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

上句以樞機喻言行此句即謂言行爲樞機樞機之發謂言行

之發也言出乎身行發乎邇而千里之應違繫焉應則榮違則辱故曰樞機之發榮辱之主非謂樞機二物一動而榮辱隨之也物之有樞機榮辱之主也鄭注曰樞謂戶樞機謂弩牙戶樞不能使人榮辱榮辱之主也鄭注曰樞謂戶樞機謂弩牙戶樞之發戶樞不可以言發戶動而樞不動也機爲門樞亦不動樞之發指言行言之謂君子之樞機發動也鄭乃云戶樞之發弩牙之發則是樞機之發或明或闇弩牙之發或中或否指物言之矣蓋未達此句文義
 以喻君子之言或榮或辱見曲禮正義引之謹案鄭解樞字則是解

機字則非書傳機字與括竝言者弩牙也緇衣引大甲曰若虞

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莊子齊物論篇曰其發若機括是也
 與樞竝言者門梱也淮南人閒篇曉然自以為智存亡之樞機
 智與知同樞機者門戶禍福之門戶莊二十四年公羊傳注說
 之要故與門戶竝言
 妻事夫曰樞機之內機之內謂梱以內也蔡邕司徒夫人寢席靈表曰不出其機言不出於梱也
 之上朋友之道續漢書五行志注引蔡邕對靈帝曰陛下樞機
 之內衽席之上廣雅機朱也朱與梱同說文梱門槩也說苑政
 理篇政樞機之禮壹妃匹之際是機為門槩與梱同也樞為戶
 梱所以利轉機為門梱所以止扉故以樞機竝言樞機為門戶
 之要猶言行為君子之要若弩牙則不與戶樞為類不得與樞
 竝言矣釋名曰弩鉤弦者曰牙牙外曰郭下曰縣刀合名之曰
 機言如機之巧也亦言如門戶之樞機開闔有節也然則樞機

之機與弩牙之機同名而異物矣

六爻之義易以貢

韓注曰貢告也六爻變易以告人吉凶釋文貢京陸虞作工荀
 作功引之謹案爾雅曰功成也管子五輔篇士修身功材謂成材也
 尹注曰士既修身必於藝能有功失之郭注分功與成爲二荀子富國篇百姓之力待之而後功邵氏謂無爲而成也
 曰功自彼成失之荀子富國篇百姓之力待之而後功邵氏
 待君上所使然後有功失之皆謂成爲功也六爻之義剛柔
 相易乃得成爻所謂道有變動故曰爻也故曰六爻之義易以
 功作工作貢皆借字耳韓以貢為告徧考書傳無訓貢為告者
 殆失之矣惠氏周易述從作工之本解以功業見乎變亦失之
 功業者事業也六爻之義變以事則文不成義矣

聖人以此洗心

聖人以此洗心韓伯注曰洗濯萬物之心釋文洗王肅韓悉禮反京荀虞董張蜀才作先后經同集解載虞注以先心為知來引之謹案作先之義為長蓋先猶導也大司馬以先愷樂獻于社鄭注曰先猶道也釋文道音導此謂著卦六爻也聖人以此先心者心所欲至而卜筮先知若為之前導然猶言是與神物以前民用也洪範曰女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卜筮孔子閒居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者欲將至有開必先鄭注謂聖人者欲將至神有以開之夫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者聖人也者欲將至者心也有開必先者神明先之也正所謂神以知來也班固幽通賦曰神先心以定命義本繫辭傳也顏籀李善注皆失考先或作洗乃字之假借猶先馬之通作

洗矣

漢書百官公卿表大子大傅少傅屬官有先馬如淳注曰先或作洗引越語曰句踐親為夫差先馬韓子喻老篇作

洗解者不知讀洗為先而謂洗濯萬物之心夫傳言洗心不言洗濯萬物之心增義以解經於文有所不合若謂自洗其心則是聰明睿智之聖人而亦如愚人之心待於洗濯也義更有所不安且上文圓神方智尤與洗濯之說不相貫通也

莫大乎蓍龜

九經古義曰釋文大作善云本亦作大案何休注公羊

定八年漢

書藝文志皆引作善儀禮疏同

士冠禮

釋文是也家大人曰本亦

作大者涉上文五莫大而誤自唐石經始定從大字而各本皆從之白虎通義著龜篇家語禮運篇注引此皆作善魏徵羣書治要後漢書方術傳注文選廣絕交論注鈔本北堂書鈔藝文

部一

明陳禹謨本又改善爲大

白帖三十一引此亦作善又北堂書鈔藝文

部三

引舊注云唯著龜最爲妙善

陳本刪

宋本周易正義亦作善

見校勘記

今本作大者後人依唐石經改之

曲禮正義引易作大亦後人所改

隤然

夫坤隤然示人簡矣馬融韓伯竝曰隤柔貌也虞翻曰隤安也孟喜作退陸績董遇姚信作妥引之謹案退亦柔貌也檀弓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鄭注曰退柔和貌是也妥亦安也爾雅曰妥安止也又曰妥安坐也又曰綏安也綏與妥聲近而義同也安又爲柔爾雅曰柔安也是隤退妥三字同義爾雅釋文妥孫他果反郭他回反又他罪反他回他罪之聲正與隤退相近故檀弓注亦曰退或爲妥惠氏周易述定從退字以爲陰動而

退故曰退然失之矣又案隤字兼有順義檀弓隤乎其順也鄭注曰隤順也隤與隤同曲禮注曰弓有往來體皆欲令其下曲隤然順也說卦曰坤順也故於坤曰隤然後漢書黃憲傳論隤然其處順李賢注曰易繫辭曰坤隤然示人簡矣隤柔順貌是也孟本作退退亦訓順小爾雅曰順退也

作結繩

作結繩而爲罔罟家大人曰作字涉上文作八卦而衍結繩而爲罔罟文義已明加一作字則贅矣下文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若云作斲木作揉木其可乎結繩而治亦不云作結繩也正義述經文有作字及他書引此或有作字者皆後人依已衍之經文加之也案正義論重卦之人云伏犧結繩而爲罔罟是孔所

見本無作字又虞注云結繩爲罟何注桓四年公羊傳云易曰結繩網以田魚說文云罔庖犧所結繩曰田曰漁也潛夫論五德志篇云伏羲作八卦結繩爲網以漁風俗通義皇霸篇云易稱伏羲氏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結繩爲網罟以佃以漁是王許何應虞諸人所見本皆無作字又乾鑿度引孔子曰伏羲氏始作八卦結繩而爲網罟以畋以漁亦無作字又劉逵吳都賦注北堂書鈔帝王部十七藝文類聚帝王部一初學記武部太平御覽皇王部三資產部三十四所引御覽乃影宋鈔本非刻本也後皆放此一切經音義十二引此亦皆無作字自唐石經始衍作字而各本皆沿其誤

不封不樹

古之葬者不封不樹虞翻曰穿土稱封封古窆字也聚土爲樹引之謹案鄭司農注地官遂人曰窆謂下棺禮記謂之封春秋謂之塋皆葬下棺也聲相似說文曰塋葬下土也春秋傳曰朝而塋禮記謂之封周官謂之窆是窆爲葬下土之名非穿土之名也春官小宗伯卜葬兆甫窆鄭注曰鄭大夫讀窆爲穿杜子春讀窆爲毳謂葬穿墳也今南陽人名穿地爲窆說文曰窆穿地也引周禮曰大喪甫窆是穿土名爲窆不名爲窆也春官冢人職曰及窆以度爲丘隧共喪之窆器注曰窆器下棺豐碑之屬是穿土爲窆下棺爲窆判然兩事之明證虞氏以爲穿土稱窆顯與古經不合且王制曰庶人縣封葬不爲雨止不封不樹鄭注曰縣封當爲縣窆縣窆者至卑不得引紼下棺封謂聚土

爲墳不封之不樹之又爲至卑無飾也是縣封之封爲古窆字不封不樹之封則聚土爲墳也若如虞氏易注不封解爲不窆則與上文縣窆相複旣曰縣窆而又曰不窆不自相抵牾邪縣棺而窆則土之穿也久矣又不得解爲不穿土也其曰聚土爲樹尤無依據惠氏周易述謂卽檀弓之壤樹今案檀弓曰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槨周於棺土周於槨反壤樹之哉鄭注曰反覆也怪不如大古而反封樹之正義曰子高之意人外可惡故備以衣衾棺槨欲其深邃不使人知今乃反更封壤爲墳而種樹以標之哉是樹爲種樹非爲聚土也檀弓之文正足以破虞氏之說耳鹽鐵論散不足篇曰古者不封不樹及其後則封之庶人之

墳半仞其高可隱今富者積土成山列樹成林白虎通義曰大古之時穴居野處衣皮帶革故外衣之以薪內藏不飾中古之時有宮室衣服故衣之幣帛藏以棺槨封樹表識體以象生又曰封樹者所以爲識故檀弓曰古也墓而不墳今某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不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春秋含文嘉曰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欒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是封謂爲墳樹謂植木蓋漢世經師說易者如此故白虎通義本之以爲說也勝虞氏遠矣惠氏用虞說以解易又以釋周禮冢人之邱封與樹皆失之

互見冢人下

力小

錢氏養新錄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兩小字似覺重疊當從唐石經作力少而任重爲正後漢書朱馮虞鄭周傳贊注引易與石經同三國志王脩傳注引魏略力少任重漢書王莽傳自知德薄位尊力少任大今本少作小家大人曰唯北宋景祐本是少字引之案明汪文盛本亦作少錢說是也少與小形聲皆相似又涉上句知小而誤耳集解本作力少今本作力小乃後人依俗本改之而虞注尚未改引虞注曰五至初體大過本未弱故力少也又潛夫論貴忠篇及羣書治要顏師古漢書敘傳注引易竝作力少而任重荀子儒效篇是猶力之少而任重也淮南主術篇夫舉重鼎者力少而不能勝也鹽鐵論毀學篇故德薄而位高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明徐禎本如是張之象本復改少爲小卽本繫辭傳文晉書山濤傳亦曰德薄位高力少任重

復小而辨於物

虞注曰陽始見故小乾陽物坤陰物也以乾居坤故稱別物韓注曰微而辨之不遠復也引之謹案以陽居陰之卦多矣何獨於復言別物虞說非也韓取別嫌明微之義則是辨於物之小非小而辨於物矣今案小謂一身也對天下國家言之則身爲小矣辨讀曰徧古字辨與徧通定八年左傳子言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杜注曰辨猶徧徧也僖三十一年公羊傳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論衡明雩篇徧作辨亦通作辯堯典徧于羣神史記五帝紀徧作辯鄉飲酒禮衆賓辯有脯醢鄭注曰今文辯皆作徧復初九傳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所脩惟在一身蓋亦小矣而身脩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萬事之大無不由此而徧及故曰復小而徧於物大戴禮子張問人官篇情邇而暢乎遠今本譌誤辨見大戴禮察一而關於多

關與一物治而萬物不亂者以身爲本者也是其義也

恆雜而不厭

荀爽曰夫婦雖雜居不厭之道也

見集解

孔穎達曰言恆卦雖與

物雜碎竝居而常執守其操不被物之厭薄也引之謹案自乾坤而外皆剛柔雜居之卦不當獨於恆言雜也雜當讀爲市市周也一終之謂也恆之爲道終始相巡而無已時故曰市而不厭恆彖傳曰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有與又同終則市矣終而又始是市而不厭也襄二十九年左傳曰復而不厭杜注曰常日新復猶市也古字雜與市通呂氏春秋圜道篇圜周復雜無所稽畱高注曰雜猶市也淮南詮言篇以數雜之壽憂天下之亂高注曰雜市也人生子從子至亥爲一市說苑脩文篇聖人之與

聖也如矩之三雜規之三雜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亦以雜爲市

噫亦

噫亦要存亾吉凶則居可知矣正義曰噫乎發歎釋文曰噫於其反王肅於力反辭也馬同引之謹案馬王注是也噫與抑通字或作意又作億小雅十月篇抑此皇父鄭箋曰抑之言噫釋文抑辭也徐音噫韓詩曰意也論語學而篇求之與抑與之與漢石經抑作意莊子外物篇曰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新序雜事篇曰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超距乎逐麋鹿而搏豹虎乎噫將使我出正辭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韓詩外傳噫作意字竝與抑同噫亦卽抑亦也大戴禮武王踐

昨篇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荀子修身篇曰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意亦有所止之與秦策曰誠病乎意亦思乎史記吳王濞傳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害於天下億亦可乎漢書億作意字竝與抑亦同此噫與噫嘻之噫異義正義以爲噫乎發歎及釋文於其反之音皆失之噫亦二字連讀俗讀噫字爲句尤誤

六爻發揮

乾文言六爻發揮旁通情也陸績注曰乾六爻發揮變動旁通於坤坤來入乾以成六十四卦故曰旁通情也見集解引之謹案陸說非也六爻發揮謂剛健中正之卦發動而成六爻非謂已成六爻又發動而成他卦也說卦傳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

揮於剛柔而生爻是凡爻之生皆發揮於剛柔而出發揮於剛則乾之六爻矣故曰六爻發揮六爻發揮猶言六位時成耳旁說見旁行而不流下者溥也六爻發揮於剛以溥通萬物之情非謂變而

通坤以成六十四卦也下文時乘六龍以御天也亦承六爻發揮言之六爻純陽故謂之六龍若變而通坤坤來入乾則必雜以陰爻不得謂之六龍矣自六爻發揮誤解爲變動而成諸卦於是旁通之義亦誤以爲旁通於坤而虞仲翔乃於諸卦之爻皆以旁通取義遂令本卦之爻不取象於本卦而取於所通之卦而陰陽相反之卦爻皆雜糅而無辨矣

嫌於无陽

坤文言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引之謹案

此有二本一作嫌於无陽王注曰爲其嫌於非陽而戰正義曰
爲嫌純陰非陽故稱龍以明之是也一作嫌於陽無无字集解
引荀爽嫌作兼曰消息之位坤在于亥下有伏乾爲其兼於陽
故稱龍也在經龍戰于野下是也案荀本爲長說文嫌疑也嫌於陽即
上文之疑於陽也疑之言擬也周官司服注自下上至之辭也燕義注
陰盛上擬於陽正義謂陰盛爲陽所疑失之故曰嫌於陽陽謂之龍上六是
陰之至極陰盛侶陽故稱龍上六盛雖侶龍而猶未離於陰故
曰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正義上下相生到爲顯著若云嫌
於非陽則陰盛侶陽之義不見而與下文之未離其類反不相
應矣詩采薇正義引鄭本嫌作嫌注曰嫌讀如羣公漸之嫌即文
十三年公羊傳羣公廩古書篆作立心與水相近讀者失之故作嫌嫌雜

也陰謂此上六也陽謂今消息用事乾也上六爲蛇得乾氣雜
侶龍鄭訓嫌於陽爲雜於乾則不得有无字矣乾者陽也豈無
陽之謂乎又案嫌即嫌字說文嫌疑也漢書趙充國傳偷得避
嫌之便師古曰嫌亦嫌字坊記貴不嫌於上鄭注嫌或爲嫌鄭以
嫌爲恨不滿之貌失之辨見本條是也人臣貴而嫌於上則陰盛而嫌於陽之
謂矣嫌於陽之嫌當讀嫌而訓爲疑不當讀嫌而訓爲雜鄭謂
上六爻辰值巳巳爲蛇與四月消息用事之乾相雜故侶龍此
牽合四月之乾而反與十月之坤大相刺謬案臨爲十二月之
卦而其彖云至于八月有凶周之八月夏六月也則六月爲遯
推而至於十月爲坤可知初六一陰生主五月至上六六陰全
始主十月耳若依爻辰之次則六三已值亥而主十月上六反

值已而主四月不且違失經義乎

莫盛乎艮

說卦傳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釋文盛是政反鄭音成云裏也引之謹案盛當讀成就之成莫盛乎艮言無如艮之成就者上文曰成言乎艮又曰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此曰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其義一也成言乎艮即莫成乎艮猶說言乎兌即莫說乎澤也古字多借盛為成繫辭傳成象之謂乾蜀才本成作盛左氏春秋莊八年師及齊師圍邾公羊邾作成隱五年十年文十二年竝作盛左傳文十八年以誣盛德正義本盛作成引服虔注曰成德謂成就之德秦策今王使成橋守事於韓史記春申君傳成作

盛封禪書七曰日主祠成山漢書郊祀志成作盛荀子王霸篇

以觀其盛者也楊倞注曰盛讀為成觀其成功也臣道篇明主

尚賢使能而饗其盛謂享其成也

楊注盛謂大業失之

呂氏春秋悔過篇

我行數千里以襲人未至而人已先知之矣此其備必已盛矣

謂其守備已成也

高注盛彊也失之淮南道應篇作其備必先成

為駁馬

乾為駁馬正義引王虞注曰駁馬能食虎豹取其至健也集解本作駁引宋衷注曰天有五行之色故為駁馬也引之謹案駁駁古字通駁赤色也豳風東山篇皇駁其馬釋畜曰駮白駁黃白驪孫炎注曰駮赤色也蓋同是馬雜白毛者而辨其赤黃之名釋鳥曰皇黃鳥是古人謂黃為皇也釋木曰駁赤李司馬相

如上林賦曰赤瑕駁犖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曰霞駁雲蔚

薛綜注東

京賦曰霞日

大元數篇曰二七爲火爲駁范望注曰如火行也

是古人謂赤爲駁也廣雅釋畜馬屬有朱駁開元占經馬休徵篇引禮斗威儀曰君乘火而王其政和平則南海輸駁馬注曰駁馬者黃赤色馬也蓋象火色赤也乾爲大赤故又爲駁馬耳魯頌駟篇正義曰注爾雅者樊光孫炎於駟白駁下引易乾爲駁馬其證也宋王二說皆失之

爲決躁

正義曰爲決躁取其剛動也引之謹案決躁皆疾也象雷之迅故爲決躁說文趨疾也趨與躁同莊子逍遙遊篇我決起而飛李頤注曰決疾貌齊物論篇麋鹿見之決驟崔譔注曰疾走不

顧爲決字或作赴廣雅曰躁赴疾也今俗語疾謂之快又謂之燥與決躁之音相近

爲寡髮

其於人也爲寡髮釋文寡本又作宣黑白雜爲宣髮集解作宣髮引虞翻曰爲白故宣髮馬君以宣髮爲寡髮非也

今本以宣下脫髮字

據呂氏音訓引補

家大人曰虞說是也隸書寡字或作宣與宣字相似

而誤鄭注考工記車人曰頭髮皓落曰宣易巽爲宣髮是漢時本多有作宣髮者易林節之井曰宣髮龍叔

今本作宣勞就力乃後人所改茲據宋校本及芥隱筆記所引訂正

兌爲羊

兌爲妾爲羊釋文羊虞作羔集解載虞注曰三少女位賤故爲

妾羔女使皆取位賤故爲羔舊讀以震駝爲龍見拘爲狗兌羔爲羊皆已見上此爲再出非孔子意也引之謹案羔爲羊子書傳無訓女使者羔當爲恙字之誤也朱震漢上易傳引鄭本羊作陽注曰此陽謂爲養无家女行貨炊爨今時有之賤于妾也正與女使之訓相合虞本益偕恙爲養也宣十二年公羊傳廝役扈養何休注曰炊烹者曰養釋文養餘亮反漢書兒寬傳嘗爲弟子都養顏師古注曰養主給烹炊者也養音弋向反餘亮弋向之音竝與恙同廝役扈養之養通作恙猶爾雅恙憂也之恙通作養邶風二子乘舟篇中恙從羊聲故舊讀作羊亦如駝心養養傳訓養爲憂龍同聲而舊讀駝爲龍拘狗同聲而舊讀拘爲狗隸書心作小火作小二體相似故恙字譌而爲羔方言餌謂之饒太平御覽引作饒又引郭璞音恙廣雅饒餌也曹憲音高玉篇廣韻竝作饒音餘障切餌也是其例矣

故受之以大壯 大壯則止

序卦傳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韓伯注故受之以大壯曰陽盛陰消君子道勝注故受之以晉曰晉以柔而進也崔憬注曰不可以終壯於陽盛自取觸藩宜柔進而上行受茲錫馬引之謹案物壯盛則進二者相因今傳曰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是壯與晉義不相因韓氏崔氏求其說而不得則以柔進解之然傳文但曰晉者進也殊無尚柔之意且傳凡言物不可以終通物不可以終否云云皆泛論萬物之理不問卦之陰陽剛柔也今

案壯者止也傳曰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者物無終遯之理故止之使不退也猶下文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亦謂止之使不離散也雜卦曰渙離也節止也曰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下文曰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語意大略相同知壯為止者雜卦曰大壯則止遯則退也其訓壯為止可知虞翻注曰大壯止陽陽故止韓伯注曰大正則小人止皆未達傳意

咸速也

雜卦傳咸速也虞翻曰相感者不行而至故速也韓伯曰物之相應莫速乎咸引之謹案下文恆久也訓恆為久也此云咸速也訓咸為速也蓋卦名為咸即有急速之義咸者感忽之謂也荀子議兵篇善用兵者感忽悠闇莫知其所從出楊注曰感忽悠闇皆謂倏忽之頃也引魯連子曰棄感忽之恥立累世之功累世言其久也感忽言其速也荀子感忽新序雜事篇作奄忽奄忽亦謂速也荀子解蔽篇又曰凡人之有鬼也必以其感忽之間疑元之時正之亦謂倏忽之頃也咸與感聲義正同虞韓二家訓咸為感應之速而不知咸字本有速義故未得古人之指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八十一終

靈川秦培璠舊校
順德馮佐勛新校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八十二

學海堂

經義述聞

尚書上

高郵王尚書

引之

著

允被四表

戴氏文集曰堯典允被四表格于上下傳曰允充也釋文允字
無音切正義曰允充釋言文據郭本爾雅枕頰充也注曰皆充
盛也釋文曰枕孫作允古黃反說文曰枕充也孫恂唐韵古曠
反樂記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鄭注曰橫充也
謂氣作充滿也釋文曰橫古曠反祭義曰置之而塞乎天地溥
之而橫乎四海孔子閑居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
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注曰橫充也橫枕同古曠反
橫充也卽爾雅枕充也漢書王褒傳曰化溢四表橫被無窮王

莽傳曰晉唐堯橫被四表後漢書馮異傳曰橫被四表昭假上下然則堯典古本必作橫被四表橫被廣被也正如記所言橫於天下橫乎四海也橫四表格上下對舉溥徧所及曰橫貫通所至曰格橫轉寫爲枕脫誤爲充追原古初當讀古曠反庶合充廓廣遠之義而釋文於堯典無音切於爾雅乃古黃反殊少精覈以上戴氏文集引之謹案充枕橫古同聲而通用非轉寫譌脫而爲充也三字皆充廣之義不必古曠反而後爲充也漢書宣帝紀蕭望之傳竝曰聖德充塞天地充被四表周易集解比卦載荀爽注曰聖王之信充被四表北堂書鈔樂部一鈔引樂緯堯樂曰大章注曰言德充被四表格于上下其道大章明也後漢書蔡邕傳釋誨曰舒之足以充四表高誘注淮南俶真篇曰頽

讀充被四表之被中論法象篇曰唐帝允恭克讓充被四表魏公卿上尊號奏碑曰邁恩種德充被四表曹植求通親親表曰欲使陛下崇充被時雍之美王粲無射鍾銘曰格于上下充于四方皆義本堯典班固典引充被六幽蔡邕注曰六幽謂上下四方也引尚書曰充被四表格于上下周頌譜曰天子之德充被四表格于上下噫嘻篇旣昭假爾箋曰謂充被四表格于上下也正義竝曰充被四表格于上下堯典文也注曰言堯德光耀及四海之外至於天地所謂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其明鄭氏傳古文尚書而字亦作充則充非譌字可知爾雅枕充也孫炎本枕作充皋陶謨曰帝充天之下正義曰充滿大天之下孝經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充於四海孔傳曰充充也是

光正訓充與橫初無異義也光與廣亦同聲周頌敬之傳曰光
廣也周語曰緝明也熙廣也爾雅曰緝熙光也僖公十五年穀
梁傳曰德厚者流光疏曰光猶遠也荀子禮論積厚者流澤廣
大戴禮禮三本篇作流澤光是光與廣通皆充廓之義方言曰
幅廣爲充是也故堯典言光被四表而漢書禮樂志曰聖主廣
被之資隋蕭吉五行大義引禮含文嘉曰堯廣被四表致於龜
龍漢成陽靈臺碑曰爰生聖堯名蓋世兮廣被之恩流荒外兮
樊毅復華下民租田口算碑曰聖朝勞神日吳廣被四表成陽
合唐扶頌曰追惟堯德廣被之恩沈子琚縣竹江堰碑曰廣被
四表藝文類聚樂部引五經通義曰舞四夷之樂明德澤廣被
四表也魏志文帝紀注引獻帝傳曰廣被四表格于上下又曰

至德廣被格于上下則光被之光作橫又作廣字異而聲義同
無煩是此而非彼也至光格對文而鄭康成訓光爲光耀於義
爲疏戴氏獨取充充也之訓其識卓矣

平章百姓 平秩東作 王道平平

惠氏定宇尙書古義曰平章百姓史記作便章尙書大傳作辯
章案下文平秩字伏生作便鄭元作辯說文曰采辯別也讀若
辨古文作𠂔與平相似亏部曰古文平作采孔氏襲古文誤以
𠂔爲平訓爲平和失之辨與便同音故史記又作便汗簡曰古
文尙書平章字作采引之案汗簡曰古文尙書平作采不以爲平章玉篇同引之案玉篇同篇曰采古
文平不以爲尙書毛詩采菽曰平平左右左傳作便蕃毛萇曰平平辯
治也服虔亦曰平平辯治不絕之貌亦當從古文作采引之謹

案平章平秩之平訓爲辯治可也必謂古文𠂔字之誤則非平

秩之平馬融本作萃曰使也

見釋文爾雅曰平使也與萃同

洛誥平來以圖

羣

音辨所引如此蓋據釋文原書唐石經作𠂔衛包所改今本釋文作𠂔則又陳鄂所改也集韻併使也或作𠂔古作平萃傳

訓爲遣使則萃與平同馬本作萃他本作平猶春官車僕萃車之萃故書作平也其非誤字可知若是古文𠂔字不得加艸作萃矣自古豈有從艸𠂔聲之字乎說文古文𠂔字注不言尙書有此字豐部𠂔字則引虞書曰平𠂔東作其字正作平與馬融本萃字同聲許用本字馬則假借字也孔傳出於依託或不可信許馬二君則傳真古文者其字不當有誤是之不察而欲以他字易之可乎初學記禮部上引崔駰西巡頌曰惟秋穀旣登上將省歛平秩西成趙岐注孟子萬章篇曰書曰平秩東作謂

治農事也則崔趙所見本亦作平也鄭注馮相氏曰辨其序事謂若仲春辨秩東作仲夏辨秩南僞仲秋辨秩西成仲冬辨在朔易疏曰按尙書皆作平秩不爲辨秩今皆云辨秩據書傳而言據此則鄭所注尙書必作平秩故賈公彥不言辨秩字據尙書而但言據書傳若鄭注尙書作辨秩賈氏何得言尙書皆作平秩不爲辨秩且舍鄭氏尙書不引而反引書傳無是理也後漢書劉愷傳班固傳注竝引尙書曰辯章百姓鄭注曰辯別也蓋平章百姓鄭氏從作辯之本而其字作辯不作𠂔然則古本無作𠂔者矣如古本作𠂔則鄭當曰𠂔古辯字或曰𠂔辯別也始合詁經之體不應剪滅古字而徑改爲辯也又馬鄭之本往往不同

篇內黎民阻飢周頌思文釋文引馬融阻作祖云始也正義引鄭注阻讀曰祖祖隄也禹貢治于江海釋文治

鄭本作松云松當為沿馬本作均云均平微子讐敘釋文徐曰讐鄭音疇馬本作稠云數也金縢丕子之責釋文丕音悲反

同鄭音不作辯章者為鄭氏本則作平章者為馬融本可知後漢書

蔡邕傳邕上封事曰更選忠清平章賞罰李賢注平章字本於

堯典白虎通義說姓名引尚書曰平章百姓曹植求通親親表

引傳曰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李善注與李賢同此皆在梅氏古文未出

以前而字正作平不得以為誤也平與辯便古音可通平字古

音在耕部辯便二字古音在真部王制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

博澤為韵史記張釋之馮唐傳贊書曰不黨不偏王道便便堅

辯偏便四字古音皆在真部也陳琳車渠碗賦為用便兮亦與

珍民為韵真耕二部之字古音最相近故易象象傳屢以為韵見顧氏

人易音大戴禮少閑篇天政曰正地政曰生人政曰辯辯與正生

為韵尤其明證也又平與萃通辯與徧通鄉飲酒禮注今說文

蹠字注曰讀若萃或曰徧然則平辯二音可以相通矣大戴禮

文王官人篇辯言而不顧行逸周書官人篇辯作屏漢書張敞

傳自以便面拊馬即王莽傳之屏面顏注曰便面亦曰屏面屏與平同聲

屏言之作辯言屏面之作便面猶平章平秩之平作辯又作便

也漢書武帝紀初作便門橋顏注曰即平門也古者平便皆同

字王氏尚書後案謂亦采字之誤非是此平與便通之證也廣雅曰辯使也馬融

注書序王辯榮伯曰辯使也酒誥勿辯乃司民酒于酒傳訓辯

為使辯即平之假借平使也故洛誥平來來示予卜休恆吉王

應麟藝文志考證載漢儒引書異字作辯來平來之平訓為使

而他本作辯猶平秩之平訓為使而他本作辯也荀子富國篇

忠信調和均辯之至也楊注以辯為明察失之即均平字地官賈師職曰辨其物而均平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王尚書經義述聞 五 庚申補刊

之此又平與辯通之證也何必古文乎字而後通於辯便乎說
文曰辯治也何休注隱元年公羊傳高誘注淮南時則篇竝曰
平治也平與辯非獨聲音相近抑且詁訓相同是此而非彼祇
一偏之見也且孔傳乃後人依託作者實未見壁中文字又安
得古文而誤襲之乎由是言之小雅采菽平平左右左傳引作
便蕃毛傳訓爲辯治正義曰堯典云平章百姓書傳作辯章則
平辯義通而古今之異耳故云平平辯治
亦是聲音相近而非乎字之譌矣荀子儒效篇曰分不亂於上
能不窮於下治辯之極也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荀子以平
平爲治辯與毛傳同而其字亦作平非作乎也至洪範王道平
平史記張釋之馮唐傳贊引作便便徐廣曰一作辯宋微子世
家載洪範文則作平平聲近字通正與堯典之平作辯便同以

義求之王道蕩蕩既是平易之貌

呂氏春秋貴公篇引洪範王
道蕩蕩高注曰蕩蕩平易也

引詩曰魯
道有蕩

則王道平平義亦如之是其字正當作平以韵考之

說文蹕字讀若萃則無黨無偏正可與平平爲韵

蹕偏皆以
扁爲聲

學紀聞曰尚書大傳引書九共篇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

傲上已云辯則下不得復言辯辯其爲平字明矣宋玉高唐賦

說羽獵曰涉漭漭馳萃萃謂曠野之中彌望平平然

李善曰延
濟以萃萃

爲草貌
失之

萃萃與平平同猶平秩之平馬本作萃也此皆平平二

字之證墨子兼愛篇引周詩亦曰王道平平不黨不偏藝文志

考證載漢儒引書異字曰不黨不偏王道平平其非誤字明甚

而王氏鳳喈尚書後案謂當作采采殆踵惠氏之誤而不察耳

夫古字通用存乎聲音今之學者不求諸聲而但求諸形固宜

皇清經解

卷五頁三

王尚書經義述聞

六

庚申補刊

其說之多謬也

宅南交

傳曰南交言夏與春交舉一隅以見之史記五帝本紀索隱曰孔注未是然則冬與秋交何故下無其文且東嵎東西昧谷北幽都三方皆言地而夏獨不言地乃云與春交斯不例之甚也然南方地有名交趾者或古文略舉一字名地南交則是交趾不疑也以上索隱又鄭注曰夏不言曰明都三字摩滅也王肅以夏無明都避敬致竝見正義傳曰北稱幽則南稱明從可知也引之謹案宅南交當以宅南爲句交上南有曰大二字宅南猶言宅西宅朔方也曰大交猶言曰陽谷曰昧谷曰幽都也通鑑前編引書大傳中祀大交與秋祀柳谷前編作穀聲之誤冬祀幽都對文鄭注

曰南稱大交

南上前編有交字案上文注東稱代下書曰宅南交注北稱幽都則此亦當云南稱大交

交也大傳所稱皆今文尚書鄭注大傳所引皆古文尚書如引

禮于六宗與大傳作湮異在治智與大傳七始異皆古文尚書也是古文作交今文作大交也

以曰陽谷曰昧谷曰幽都例之則大交上亦當有曰字古文尚

書脫去曰大二字耳

史記五帝紀作宅南交蓋用古文尚書

幽都山名

見爾雅

大交

與幽都對文則亦山名也其山蓋在南裔交趾之地堯命羲叔

居治南方其地至于大交之山故云宅南曰大交也山名大交

已與幽都相對則無事別求其地以配幽都矣而鄭乃以爲當

有曰明都三字案墨子節用篇古者堯治天下南撫交趾北降

幽都

降當爲際說見墨子

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韓子十過篇昔者

堯有天下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

莫不賓服大戴禮記少閒篇昔虞舜以天德嗣堯朔方幽都來服南撫交趾出入日月莫不率俾三書皆言交趾而不及明都淮南主術篇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至暘谷西至三危莫不聽從脩務篇堯西教沃民東至黑齒北撫幽都南道交趾亦無言明都者然則極南之地無所謂明都者矣豈得以北有幽都而強立明都之名乎且明都乃豫州之藪禹貢被孟豬史記夏本紀作明都是也亦非極南之地

湯湯洪水方割 小民方興 方興沈酗于酒 方行天下 方告無辜于上

湯湯洪水方割傳曰言大水方方爲害微子小民方興相爲敵讎傳曰小人各起一方共爲敵讎方興沈酗于酒傳曰四方化紂沈湎立政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傳曰方四方也呂

刑方告無辜于上傳曰眾被戮者方方各告無罪于天家大人

曰方皆讀爲旁旁之言溥也徧也說文曰旁溥也旁與方古字

通堯典共工方鳩僝功史記五帝紀作旁皋陶謨方施象刑惟明新序節士篇作旁士喪禮牢中旁寸鄭注今文旁爲方商頌元鳥篇方命厥后鄭箋曰謂徧告諸侯是方爲徧也正義謂方

方命其諸侯之君失之湯湯洪水方割言洪水徧害下民也小民方興相

爲敵讎言小民徧起相爲敵讎也史記宋世家方作竝竝亦徧也說見前竝受其福下方興沈酗于酒言殷民徧起沈酗于酒也方行天

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言徧行天下至于海表也齊語曰君有此土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漢書地理志曰晉在黃帝作舟

車以濟不通旁行天下其義一也方告無辜于上言徧告無辜于天也論衡變動篇引此方作旁旁亦徧也說見前旁行而不流下傳說

皇清經解 卷三頁三 王尚書經義述聞 八庚申補刊

皆失之

以孝蒸蒸

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蒸蒸又不格姦傳曰諧和蒸蒸進也言能以至孝諧和頑嚚昏傲使進進以善自治不至於姦惡引之謹案訓蒸爲進雖本爾雅然以蒸蒸又爲進進治則不辭甚矣三復經文當讀克諧爲句以孝蒸蒸爲句又不格姦爲句列女傳曰舜父頑母嚚父號瞽叟弟曰象敖遊於嬖舜能諧柔之承事瞽叟以孝蔡邕九疑山碑曰逮于虞舜聖德克明克諧頃傲以孝蒸蒸蒸與蒸蒸通陶潛天子孝傳贊虞舜父頑母嚚事之於畎畝之間以孝蒸蒸是讀克諧爲句以孝蒸蒸爲句也列女傳又曰母憎舜而愛象舜猶內治靡有姦意是讀又不格姦爲句也經言以孝蒸蒸蒸蒸卽是孝德之

形容故漢魏人多以蒸蒸爲孝者陸賈新語道基篇曰虞舜蒸蒸於父母光耀於天地論衡恢國篇曰雨露之施內則注於骨肉外則布於他族唐之晏晏舜之蒸蒸豈能踰此後漢紀靈帝紀曰崇有虞之孝昭蒸蒸之仁後漢書章帝紀曰陛下至孝蒸蒸奉順聖德又曰仰惟先帝蒸蒸之情前修禘祭以盡孝敬和熹鄧后紀曰以崇陛下蒸蒸之孝宗意傳曰陛下至孝蒸蒸張禹傳曰陛下體蒸蒸之至孝馬融傳曰陛下履有虞蒸蒸之孝袁紹傳曰伏惟將軍至孝蒸蒸發於岐嶷張衡東京賦曰蒸蒸之心感物曾思躬追養於廟祧奉蒸蒸嘗與禴祠巴郡太守張納碑曰膺大雅之淑姿脩蒸蒸之孝友高陽令楊著碑曰孝丞丙發又曰蒸蒸其孝恂恂其仁蔡邕胡公碑曰夫蒸蒸至孝德本

也朱公叔墳前石碑曰孝于二親蒸蒸離離續漢書祭祀志注引蔡邕議曰孝章皇帝至孝蒸蒸魏志文昭甄后傳注引三公奏曰陛下至孝蒸蒸通於神明藝文類聚引魏卞蘭贊述太子表曰晉舜以蒸蒸顯其德周旦以不驕成其名曹植輶舞歌曰古時有虞舜父母頑且嚚盡孝於田隴蒸蒸不違仁家語六本篇曰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蒸蒸之孝廣雅曰蒸蒸孝也則知兩漢經師皆訓蒸蒸爲孝故轉相承用卒無異說也謂之蒸蒸者言孝德之厚美也大雅文王有聲篇文王蒸蒸韓詩曰蒸蒸也魯頌泮水篇蒸蒸皇皇傳曰蒸蒸厚也皇皇美也王肅曰言其人德厚美也

百揆時敘 惟時敘 曰時敘 明時朕言

堯典曰百揆時敘康誥曰越厥邦厥民惟時敘又曰乃女盡孫曰時敘顧命曰爾尙明時朕言傳皆訓時爲是敘爲次敘引之謹案時敘者承敘也承敘者承順也大戴禮少閔篇曰時天之氣用地之財謂承天之氣也承時一聲之轉楚策仰承甘露而飲之新序雜事篇承作時是時與承同義詩懷之鄭注詩猶承也內則爾雅曰順敘也大戴禮係傳篇曰詩負之鄭注詩之言承也爾雅曰順敘也大戴禮係傳篇曰言語不序周語曰周旋序順序亦順也說見後周旋序順下序與敘同是敘與順同義合言之則曰時敘百揆時敘謂百揆莫不承順也文十八年左傳曰以揆百事莫不時序是也若訓時爲是而云莫不是序則不辭矣越厥邦厥民惟時敘謂其國其民莫不承順也乃女盡孫曰時敘謂女所行皆順莫不承順也旣曰孫又曰時敘者

古人自有複語耳周語曰時序其德纂脩其緒時序與纂脩相對成文時序亦謂承順也若訓時爲是而云是序其德纂脩其緒則屬辭不類矣時敘或曰承敘洛誥曰王伋殷乃承敘承敘二字平列言使殷民莫不承順也傳曰楚語曰倚相將奔走承序於使殷民上下相承有次敘失之奔走承敘四字平列韋注是不給是也日承受事業次序亦失之顧命曰爾尙明時朕言明勉也言爾庶幾勉承我言毋怠忽也勉明一聲之轉說見後明聽朕言下傳曰女當庶幾明是我言斯不辭矣

嗣

九經古義曰舜讓于德弗嗣史記作不懌徐廣曰今文作不怡怡懌也李善文選注引書云舜讓于德不台漢書音義云古文台作嗣案嗣與怡音義絕異毛詩子衿日子甯不嗣音韓詩作

詒音古怡詒字皆省作台嗣字皆省作司高宗彤日王司敬民史記作王嗣敬民呂大臨考古圖載晉姜鼎云余惟司朕先姑集古錄釋司爲嗣是司爲古文嗣或古司台字相似因亂之也家大人曰司與台篆隸皆不相似寫者無由亂之不嗣之爲不怡爲不台嗣音之爲詒音皆以聲相近而通非以字相似而誤也司與台聲相近故從司從台之字可互通左氏春秋莊八年甲午治兵公羊作祠兵釋獸釋文曰嗣字書以爲古齡字皆其例也史記周本紀怡說婦人徐廣曰怡一作辭辭嗣聲相近怡之爲辭猶怡之爲嗣也故凡字之相通皆由於聲之相近不求諸聲而求諸字則窒矣

正月上日 月正元日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馬融注曰上日朔日也

見史記五月正帝紀集解

元日舜格于文祖姚方輿傳曰元日上日也正義曰上日日之

最上元日日之最長元日還是上日引之謹案上日元日皆非

謂朔日也上日謂上旬吉日當以葉氏曾氏之說爲是

蔡沈集傳引葉

氏曰上日上旬之日曾氏曰如上戊上辛上丁之類

元日善日也吉日也王制元日習射

上功習鄉上齒正義以元日爲善日月令孟春天子乃以元日

祈穀于上帝盧植蔡邕並曰元善也鄭注曰謂以上辛郊祭天

上辛謂上旬之辛不必在朔也仲春擇元日命民社注曰祀社

日用甲甲日亦不必在朔也古人格廟亦不必以朔日師秦宮

鼎曰惟五月既望王各于享廟師毛父敦曰惟六月既生霸戊

戌旦王各于大室龙敦曰惟元年既望丁亥王各廟邾敦曰惟

二年正月初吉王在周邵宮丁亥王各于宣射師牆敦曰惟元

年二月既望庚寅王各于大至牧敦曰惟王十年十又三月既

生霸甲寅王各大室各竝與格同是古人格廟不必朔日也太

平御覽時序部十四引尙書大傳曰上日元日亦謂上旬之善

日非謂朔日也自張衡東京賦始以元日爲朔日而漢以前無

之東京賦孟春元日羣后之旁展謂歲首受賀也

補大禹謨者乃曰正月朔旦受命于

神宗蓋效堯典而失其義矣

如五器

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舛贊如五器馬注曰五禮吉凶軍賓

嘉也五器上五玉

見史記五帝紀集解

鄭曰五禮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

如者以物相授與之言授贊之器有五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

也器各異飾飾未聞所用也周禮改之飾羔鴈飾雉執之而已
皆去器見隱八年公羊傳疏引之謹案吉凶軍賓嘉出於周禮不必唐虞
亦與之同脩五禮之下則云五玉三帛二生一夬贊玉帛生夬
皆朝聘相見時所執則所謂五禮者正謂公侯伯子男朝聘之
禮也鄭說洵長於馬矣然以如爲授與五器爲授贊之器則經
傳無徵殆不可從馬以五器爲上五玉亦非也玉固可以稱器
然上旣云五玉則下云五玉卒乃復可矣何又枝蔓其文更改
其字而言如五器乎今案五玉三帛二生一夬贊如五器皆蒙
脩字爲義正義曰自五玉以下蒙上脩文如者與也及也廣雅與如也與可訓爲如亦如可訓爲與
鄉飲酒禮公如大夫入言公與大夫入也論語先進篇方六七
十如五六十又曰宗廟之事如會同言方六七十與五六十宗
廟之事與會同言五玉三帛二生一夬之贊與所用之五器皆
也詳見釋詞

因五禮而竝脩之耳五器蓋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器也五禮
五玉旣依五等諸侯之爵則五器亦當然五等諸侯朝聘之禮
器若大行人建常樊纓貳車上公以九侯伯以七子男以五掌
客之簠豆銅壺管鸞與車由上公而侯伯而子男遞有降殺之
數也器爲五等諸侯所用則謂之五器亦猶典命國家宮室車
旗衣服禮儀上公以九爲節侯伯以七爲節子男以五爲節而
謂之諸侯之五儀耳五玉三帛二生一夬五器皆朝聘所用也
故類言之蔡仲默不識乃欲移五玉以下九字於協時月正日
之上疏矣

卒乃復

卒乃復馬連如五器解之曰五器上五玉禮終則還之三帛以

下不還

見太平御覽禮儀部十六

鄭曰卒已也復歸也巡守禮畢乃反歸矣

每歸用特牛

見隱八年公羊傳疏

引之謹案卒乃復乃統承上文之辭不

得專以五器言之也馬說非是鄭以復爲反歸近之矣然下文歸格于藝祖在朔巡守之後則此時猶未歸也尋繹經文所謂復者當是諸侯反歸其國耳此承上文肆覲東后言之是時東方諸侯來朝於岱宗之下以聽政令至協時日以下諸事皆畢乃命諸侯各反其國故曰卒乃復覲禮天子辭於侯氏曰伯父無事歸甯乃邦其義通於此矣

惟刑之卹哉 上下勤卹 罔不明德卹祀 知卹鮮

哉

家大人曰堯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卹哉

今本卹作恤乃衛包所改古文尙書撰異

已辯之

卹者慎也史記五帝紀作惟刑之靜哉集解徐廣曰今文

云惟刑之謚哉索隱案古文作卹哉今文者伏生口誦卹謚聲

近遂作謚也周頌維天之命篇假以謚我毛傳曰謚慎也襄二

十七年左傳引作何以恤我

恤與卹通

說文引作譏以謚我卹謚謚

古聲相近而字亦相通說文謚靜語也一曰無聲爾雅謚慎也

慎謚密靜也

密與謚通周頌昊天有成命篇夙夜基命宥密賈子禮容語篇引密作謚

是靜與慎同

義故繫辭傳曰君子慎密而不出儒行曰慎靜而上寬惟刑之

卹與兩欽哉連文卽康誥所謂慎罰也召誥曰上下勤卹亦謂

君臣皆勤慎也慎卽上文所謂敬德也

此勤卹與哀元年左傳勤恤其民周語勤恤民

隱不

多士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卹祀卹亦慎也慎祀

卽召誥維誥所謂絜祀也

爾雅絜慎也

立政曰知卹鮮哉知卹謂知

慎用人之道也下文惟禹湯文武爲能知卹故曰鮮哉而傳皆訓卹爲憂惟刑之憂上下勤憂知憂鮮哉皆不合經旨明德憂祀則義尤不可通

柔遠能邇

家大人曰堯典顧命文侯之命皆曰柔遠能邇王肅注堯典曰能安遠者先能安近姚曰言當安遠乃能安近某氏於顧命曰言當和遠又能和近於文侯之命曰能柔遠者必能柔近此皆襲取王注而小變其說經文柔遠與能邇相對若如王肅諸人之解以能邇爲能安邇則經文能字之下須加一安字而後可通何其謬也案能與柔義相近大雅民勞篇柔遠能邇毛傳曰柔安也鄭箋曰能猶卹也安遠方之國順卹其近者卹與如古

字通是能爲如順之意猶周官言安屢耳能與而古字通故柔遠能邇漢督鄧班碑作涿遠而邇屯豕傳立建侯而不甯鄭本而作能云能猶安也漢書百官公卿表柔遠能邇顏師古注曰

能善也安善二義竝與順卹相近古者謂相善爲相能襄二十一年左傳曰范鞅與欒盈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康誥曰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僖九年

左傳曰人而能民土於何有文十六年傳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昭十一年傳曰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三十一年傳曰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僖二十四年公羊傳曰不能乎母也宣十一年穀梁傳曰輔人之不能民而討竝與柔遠能邇之能同義而某氏解不能厥家人曰不能治其家人杜預解人而能民曰能得民解不能其民曰不能施德何休

解不能乎母曰不能事母范甯解不能民曰不能治民皆於能字下加一二字以解之頗爲迂曲又昭二十年左傳引詩柔遠能邇杜注曰遠者懷附近者各以能進則是訓能爲材能之能失之愈遠矣

教胄子

教胄子說文引作教育子周官大司樂注亦作教育子

見釋文羣經音

辨今本作胄子

王制注及漢書禮樂志竝作教胄子史記五帝紀作教

穉子引之謹案育子穉子也育字或作毓通作鬻又通作鞠邾

風谷風篇皆育恐育鞠鄭箋解皆育曰育稚也

稚與穉同

正義以爲

爾雅釋言文今爾雅育作鞠郭璞音義曰鞠一作毓

見鳴鴉幽

風鳴鴉篇鬻子之閔斯毛傳曰鬻稚也稚子成王也釋文鬻由

六反徐居六反是育鞠同聲同義古謂穉子爲育子或曰鞠子

堯典之育子卽幽風之鬻子亦卽康誥所謂兄亦不念鞠子哀

顧命所謂無遺鞠子羞者也王制注引尙書傳曰年十五始入

小學十八入大學內則曰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

是入學習樂在未冠之時凡未冠者通謂之穉子穉子卽育子

故曰命女典樂教育子西漢經師如夏侯歐陽必有訓育子爲

穉子者故史公以穉代育蓋有所受之也育胄古聲相近

大司樂釋

文育音胄邾風谷風篇既生既有與鬻鬻售鞠覆毒爲韻

作胄者假借字耳逸周書太子晉

篇人生而重丈夫謂之胄子胄子成人能治上官謂之士亦謂

未冠者爲胄子也馬注曰胄長也教長天下之子弟訓胄爲長

始與史公異義然云教長天下之子弟則是以教胄二字連讀

而訓爲教長非以胄子二字連讀而訓爲長子也史記教穉子
集解引尚書鄭注曰國子也尚書釋文引王肅注曰胄子國子
也則鄭王皆以胄子二字連讀然訓爲國子則不專指長子而
言周官大司樂合國之子弟鄭注曰國之子弟公卿大夫之子
弟當學者謂之國子王制曰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
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鄭注曰王子王之庶子是其證
也姚傳曰胄長今本子作也乃後人所改王制正義引孔
傳胄長也字亦後人所改史記正義曰
孔云胄長子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也山井
鼎尚書考文曰謂元子以下古本謂上有子字
謂元子以下
至卿大夫子弟以歌詩蹈之舞之教長國子中和祇庸孝友案
教長國子謂教長此國子猶馬注言教長天下之子弟也爾雅
也教長猶
言教育此是訓教胄爲教長訓子爲國子非以胄子二字連

讀而訓爲長子也且兼弟言之則非獨長子明矣孔穎達誤以
長爲長子而釋之曰說文云胄允也釋詁云允繼也繼父世者
惟長子耳故以胄爲長也又誤以傳內長國子三字連讀而釋
之曰令夔以歌詩教此適長國子也自是之後遂相承以教胄
子爲教長子與馬鄭王注及姚傳咸相違戾而史記之教穉子
更莫有能通其義者矣

咨女二十有二人

馬融曰稷契皋陶皆居官久有成功但述而美之無所復敕禹
及堊已下皆初命凡六人與上十二牧四岳凡二十二人見史記五
帝紀鄭以爲二十二人數及斯伯與朱虎熊羆不數四岳見本
集解引之謹案馬不數稷契皋陶豈有稷契皋陶不在亮工之列

者乎鄭不數四岳豈有敕牧而遺岳者乎今案二十有二人上
二字當作三傳寫者脫去一畫耳三十二人者四岳爲四人十
二牧爲十二人禹稷契皋陶巫伯夷夔龍爲九人及斯伯與
爲三人朱虎熊羆爲四人鄭以及斯爲一人朱虎熊羆爲二人失之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曰及斯爲二人伯與爲一人故加暨字以別之如讓于稷契暨皋陶也朱虎熊羆爲四人故連文併之如讓于夔龍也合計之
則三十二人也又案蔡傳謂四岳爲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
案經云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
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此四岳同辭而對也傳以爲朝臣舉之非是蔡傳曰僉眾共之辭四岳與其所領諸侯之在朝者同辭而對也案帝所咨者四岳也所領諸侯安得越次而對乎蔡傳亦失之四岳同辭而對不稱岳曰者上文已云咨四岳則同辭而對者爲四岳可知故不稱岳曰也下文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無咨四岳之文故異哉試可乃已必稱岳曰也與位之命亦咨四岳而四岳之對稱岳曰者將以別於下文之師錫帝曰故稱岳曰與此不同

也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
伯禹作司空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某氏傳曰
四岳同辭而對是也如謂四岳爲一人則何以有僉曰之文經
又云乃日觀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四岳四人蔡傳以爲四方之諸侯則與羣后無別矣羣牧十二人故逐日遞見之若以四岳爲一人則羣牧亦
可謂之一人乎經又曰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凡言
四者其數皆實有四也如謂四岳爲一人則四門亦可謂之一
門四目亦可謂之一目四聰亦可謂之一聰乎四岳分掌四方
猶周召之主陝東西也每岳一人皆爲方伯故周語謂之四伯
若以四岳爲一人則何以不云一伯而云四伯乎且一人而總
四岳諸侯之事者帝也方伯安得而僭之乎林之奇尚書全解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曰說者謂堯欲禪位於四岳而四岳曰否德忝帝位則四岳只
是一人以堯之禪位不應讓于四人夫既以丹朱歸訟爲不可
以受天下蓋欲使四岳自相推舉一人以授帝位也如漢文帝
時有司請建太子帝曰楚王季父也吳王於朕兄也淮南王弟
也皆秉德以陪朕正如堯之禪位於四岳也又何害於四岳之
爲四人哉

彊而義

後漢書楊震傳注引此作強而說又匡謬正俗引洪範遵王之誼蓋唐初本如此今本誼皆作義則衛包所改也

皋陶謨彊而義傳曰無所屈撓動必合義引之謹案義善也謂
性發彊而又良善也大雅文王篇宣昭義問毛傳曰義善也緇
衣曰章義瘝惡

皇侃疏義善也

字通作儀

說文義己之威儀也文侯之命父義和鄭注義讀爲儀周

官肆師治其禮儀鄭注故書儀爲義鄭司農云義讀爲儀古皆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證緇衣臣儀行鄭注儀當爲義小雅楚茨篇禮儀卒友韓詩作義樂記制之禮義漢書禮樂志作儀

爾雅儀善也周頌我將篇儀式刑文王之典毛傳與爾雅同正義曰九德上下相對必兼而有之乃爲一德寬宏者失於緩慢故性寬宏而能莊栗乃成一德九者皆然也然則彊與義亦是上下相對昭元年左傳曰不義而彊其斂必速正與此相反也若云彊而合義則九德皆當合義非獨彊也且如傳說則經文義字上須加合字而其義始明矣

烝民乃粒

烝民乃粒鄭注曰粒米也眾民乃復粒食

見思文正義

引之謹案粒

當讀爲周頌思文立我烝民之立立者成也定也

廣雅曰立成也鄭康成注

小司徒韋昭注周語並曰成定也管子七法篇不明於則而欲出號令猶立朝

夕於運均之上檐竿而欲定其末檐與搖同今本誤作檐立亦定也言均

運則不能定朝夕竿搖則不能定其末也烝民乃立即承上文

言之決九川濬畎澮平土可得而居矣奏庶艱食五穀可得而

食矣奏庶鮮食鳥獸可得而食矣懋遷有無化居百貨可得而

用矣於時眾民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管也昏墊而今

也安定矣故史記夏本紀作眾民乃定也烝民乃立非專指艱

食言之則非米粒之粒可知作粒者字之假借耳鄭訓粒為米

烝民乃米為不辭矣王制曰有不粒食者矣使去食字而曰有

不粒者矣其可乎思文箋反破立為米粒之粒米我烝民愈不

辭矣成十六年左傳曰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

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

莫匪爾極則立我烝民者正德利用厚生之謂也周語曰夫王

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故頌

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則立我烝民者上思利民之謂也據內

外傳所引其非米粒之粒明矣

萬邦作乂 萊夷作牧 雲夢土作乂

家大人曰魯頌駉篇毛傳曰作始也廣雅作之言仁也仁亦始

也皋陶謨烝民乃粒萬邦作乂作與乃相對成文言烝民乃粒

萬邦始乂也禹貢萊夷作牧言萊夷水邊始放牧也沱潛既道

雲夢土作乂今本作雲土夢乃宋太宗所改說見段氏若膺古文尚書撰異作與既相對成文

言雲夢之士始乂也史記夏本紀皆以為字代之於文義少疏

矣

女爲

予欲左右有民女翼予欲宣力四方女爲引之謹案爲讀如相爲之爲爲助也言助君宣力於四方也大雅鳧鷖篇福祿來爲鄭箋曰爲猶助也論語述而篇夫子爲衛君乎鄭注與詩箋同高誘注呂氏春秋審爲篇曰爲讀相爲之爲女爲與女翼同義傳曰女羣臣當爲之失其義矣

在治忽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鄭本忽作習注曰習者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見史記夏本紀集解某氏傳曰在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引之謹案忽讀爲滑周語滑夫二川之神淮南

精神篇趣舍滑心韋昭高誘注竝曰滑亂也在治滑謂察治亂也樂記曰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又曰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蓋以此察之也滑忽古同聲故字亦相通史記夏本紀正作滑

萬邦黎獻 民獻有十夫

引之謹案大誥民獻有十夫傳訓獻爲賢大傳作民儀有十夫見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二漢書翟方進傳曰民儀九萬夫今本儀上有獻字也孟康解民儀曰民之表儀謂賢者則班固賁車騎將軍北征正文本無獻字辨見讀書雜誌漢書下班固賁車騎將軍北征頌亦曰民儀響慕羣英景附廣雅曰儀賢也蓋今文尙書說也爾雅曰儀善也酒誥曰女劼毖殷獻臣傳訓獻爲善善賢義相

近故儀獻同訓爲賢又同訓爲善也古聲儀與獻通周官司尊彝鬱齊獻酌鄭司農讀獻爲儀郭璞爾雅音曰犧音儀說文曰犧從車義聲或作犧從金獻聲又曰議從言義聲瀝議臯也從水獻聲周官司尊彝其朝踐用兩獻尊鄭司農讀獻爲犧皆其證也漢斥彰長田君碑曰安惠黎儀伐討姦輕泰山都尉孔宙碑曰乃綏二縣黎儀以康堂邑令費鳳碑曰黎儀瘁傷泣涕連漉黎儀卽皋陶謨之萬邦黎獻也漢碑多用今文此三碑皆言黎儀則皋陶謨之黎獻今文必作黎儀矣洪适隸釋讀儀爲旌倪之倪非是

股肱喜哉 百工熙哉

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傳曰股肱之臣喜樂盡忠君之

治功乃起百官之業乃廣家大人曰喜也起也熙也皆興也故下文皋陶曰率作興事也堯典庶績咸熙史記五帝紀作衆功皆興揚雄勸秦美新膠東令王君碑竝作庶績咸喜學記不興其藝不能樂學鄭注曰興之言喜也歆也正義引爾雅歆喜興也今爾雅作厥熙興也是喜與熙皆有興起之義

九河既道 濰淄其道 沱潛既道

禹貢九河既道傳曰河水分爲九道濰淄其道沱潛既道傳竝曰復其故道家大人曰傳所謂道非經所謂道也道通也法言問道篇曰道也者通也襄三十一年左傳大決所犯傷人必多不如小決使道杜預注曰道通也字亦作導周語爲川者決之使導韋昭注亦曰導通也周語川氣之導也韋注曰導達也達

亦通也鄭注九河既道曰壅塞故通利之

嶠夷既略

嶠夷既略家大人曰說文略經略土地也廣雅曰略治也言嶠夷之地既治也馬融曰用功少曰略失之

厥篚元纁璣組

傳曰璣珠類生於水釋文璣其依反又音機馬同說文云珠不圓也字書云小珠也引之謹案元也纁也組也皆女紅所爲也璣則珍寶之屬廁於元纁組之閒殊爲不倫篇內凡言厥篚織文厥篚縠絲厥篚元纁編厥篚織貝正義引鄭注曰貝錦名厥篚織績皆無及珍寶者徐州厥貢蠙珠之下乃言厥篚元纁編則珠璣非入篚之物不得云厥篚元纁璣組也竊疑璣當讀爲暨暨者與

也及也厥篚元纁暨組者厥篚所貢則有元纁及組也徐州厥貢淮夷蠙珠暨魚文義與此正合周官大宰釋文璣劉音其既反玉篇璣渠氣切集韻璣暨二字竝巨至其既二切是璣與暨同音故借璣爲暨以六書之例求之璣從幾聲暨從既聲璣之通暨猶幾之通既也歸妹六五中孚六四月幾望釋文竝云苟本幾作既是其例也經不直曰元纁組而加暨字於句中者元纁皆采色之帛而組則爲綬屬故加暨字以別之猶蠙珠與魚不同類則曰蠙珠暨魚耳史記五帝紀載堯典稷契暨皋陶則以與代暨載此篇淮夷蠙珠暨魚則以皋爲暨而於元纁璣組乃作璣不作皋亦不以與字代之蓋西漢經師已不知其爲暨之假借矣孫氏伯淵曰璣是綦字引周書王會篇王元纁璧綦十二孔注云元纁謂以黑組紐之綦王名爲證又曰

馬注組文也當云幾組文也今本脫字耳案組之所用不獨紐
壁而已不當專取紐壁為義且不言紐而但舉所紐之玉之名
則文不成義况古音基在之部幾在脂部二部不相通不得以
蔡為幾也馬注組文也乃釋組字非釋幾字故釋文引於組字
下又不得謂組
上脫幾字也

蔡蒙旅平 荆岐既旅 九山棐旅

蔡蒙旅平傳曰祭山曰旅平言治功畢荆岐既旅傳曰已旅祭
言治功畢九山棐旅今本棐作刊乃衛包所改傳曰九州名山
已槎木通道而旅祭矣家大人曰傳以旅為祭名則旅平二字
棐旅二字皆義不相屬禹貢不紀祭山川之事五岳四瀆皆不
言旅何獨於蔡蒙荆岐而言旅乎且九川不言旅而九山獨言
旅周官大宗伯旅上帝及四望鄭注四望五岳四鎮
四瀆然則祭上帝及四望皆謂之旅不獨祭山也則禹貢所
謂旅者本非祭名可知余謂旅者道也爾雅路旅途也郭六曰

途即道也郊特牲臺門而旅樹鄭注曰旅道也蔡蒙旅平者言

二山之道已平治也荆岐既旅者亦言二山已成道也九山棐

旅者棐除也襄二十五年左傳并堙本言九州名山皆已棐除

成道也九山棐道與九川滌原對文猶之九州攸同與四奧既

宅對文也曰蒙羽其藝曰岷嶓既藝曰蔡蒙旅平曰荆岐既旅

或紀其種藝之始或紀其道路之通皆以表治功之成與祀事

無涉

威侮五行

某氏傳曰威虐侮慢五行正義曰無所畏忌作威虐而侮慢之
故曰威虐侮慢引之謹案威侮二字義不相屬威為暴虐侮為
輕慢不得合言虐慢也且人於天地之五行何暴虐之有乎威

疑當作威威者蔑之假借也小雅正月篇釋文引字林威武劣反正與蔑音相近故借威為蔑

之為蔑猶滅之為蔑也易剝初六蔑貞凶釋文曰蔑荀作滅逸周書之侮滅即侮蔑也蔑輕也見大雅桑柔鄭箋文

選典引蔑侮五行言輕慢五行也逸周書克殷篇侮滅神祇不蔡注

祀史記周本紀滅作蔑倒言之則曰蔑侮說苑指武篇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長老是也威與威形極相似世人多見威少見威故威字譌而為威矣墨子明鬼篇引此作威侮五行亦威侮之誤

誓字古文

匡謬正俗引商書湯誓誓作𠄎集韻同汗簡作𠄎古文四聲韻作𠄎又曰𠄎同上又重列𠄎𠄎𠄎𠄎四形云竝籀韻玉篇廣韻作𠄎日本人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古文甘誓字作𠄎引之謹

案以上諸體皆傳寫之譌也匡謬正俗所引湯誓古文字當作𠄎𠄎籀文折字古文假借也說文𠄎𠄎也從斤𠄎艸籀文作𠄎從艸在公中公寒故折艸在公中則其字亦可作𠄎上中似止下谷似缶故譌為𠄎又譌為𠄎為𠄎為𠄎為𠄎也其七經孟子考文所載甘誓古文作𠄎則𠄎字之譌也誓音逝而得借折字者折亦有逝音曲禮立則磬折坐則跽法瘞埋於泰折釋文竝云折舊音逝是也逝字又有折音逸周書商誓篇商先誓王皇門篇有國誓王皆借誓為誓是也

舍我穡事而割正夏

引之謹案我后不恤我畝舍我穡事而割正夏傳曰我后桀也正政也言奪民農功而為割剝之政據傳所釋經文正下似無

夏字下文率割夏邑傳曰相率割剝夏之邑居下文言夏此不言夏尤屬顯然史記殷本紀舍我嗇事而割政是其證矣正義曰舍廢我稼穡之事奪我農功之業而為割剝之政於夏邑則唐初本已有夏字此即涉下文率割夏邑而誤衍耳

茲猶不常甯 猶胥訓告胥係惠胥教誨

盤庚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甯傳曰先王敬謹天命如

此尚不常安有可遷輒遷家大人曰猶與由通

莊十四年左傳猶有妖乎正義

曰古者猶由二字義得通用

由用也言先王敬謹天命茲用不敢常安也若

安土重遷則是不知天命故下文曰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也無逸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係惠胥教誨傳曰古之君臣雖君明臣良猶相道告相安順相教誨以義方家大人曰猶亦

與由通言古之人用相道告相安順相教誨也傳說皆失之

由乃在位

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引之謹案由者正也方言曰由迪正也東齊青徐之間相正謂之由迪又曰胥由輔也郭注胥相由正皆謂輔持也上句盤庚敷于民民字兼臣與民言之此二句則專指在位者言之故曰正乃在位又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也以常舊服正法度即正乃在位之事又曰各其爾事齊乃位齊亦正也下篇曰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彼傳曰相隱括共為善政隱括與隳括同

荀子性惡篇枸木必將待隳括焉矯然後直楊倞注

隳括正曲木之木也

即此所謂正乃在位也傳訓由為用而以此為教民之詞云教民使用汝在位之命失之

相時險民

檢說文引作𡙇家大人曰鈔本北堂書鈔藝文部六作相時息

人陳禹謨本刪去

改民爲人爲避太宗諱息則𡙇之譌也蓋唐初馬鄭

古本尚有作𡙇字者故書鈔刺取相時𡙇民四字𡙇與息相似寫者遂譌爲息耳

自作弗靖

則惟汝眾自作弗靖馬注曰靖安也某氏傳曰靖謀也是汝自

爲非謀所致家大人曰靖善也言是汝自作不善所致也

自作弗靖

猶言自

不善卽上文所云先惡于民也靖通作靜又通作靜雅

作不典小明篇靖共爾位韓詩外傳作靜漢帝堯碑靜恭祈福蔡邕王
子喬碑作靜公羊春秋定八年葬曹靜公左氏穀梁並作靖逸
周書謚法篇柔德考畧曰靜蔡邕獨斷作靖藝文類聚引韓詩
史記周本紀周宣王靜漢書古今人表作靖

曰東門之栗有靜家室靜善也廣雅曰靜善也堯典靜言庸違

史記五帝紀作善言漢書王尊傳作靖言是靖與善同義

無弱孤有幼

女無老侮成人

唐石經如此各本作女無侮老成人乃後人所改漢石經作女母翁侮成人侮成二字相連足

與唐石經相證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引古本作女無老侮老成人下老字亦後人據俗本加之

無弱孤有幼

鄭注曰老弱皆輕忽之意也某氏傳曰不用老成人之言是老

侮之

各本或作侮老之或作侮老人皆後人所改

不徒則孤幼受害是弱易之王氏

鳳喙尙書後案曰老與弱對侮與孤對成人與有幼對經意謂

無老侮其成人者無弱孤其有幼者不可以大雅蕩篇老成人

說此經鄭注是僞孔非也引之謹案王說是也某氏傳以孤有

幼連讀殊爲不詞當以弱孤連讀言以爲孤弱而輕忽之也孤

之言寡也成十三年左傳寡我襄公杜注曰寡弱也昭二十七年傳專禍楚國弱寡王室弱寡猶弱孤也史記南越傳王王太后弱孤不能制亦以弱孤連文自某氏誤以孤有幼連讀後人遂改老侮成人爲侮老成人而以老成人連讀矣

明聽朕言 明作有功 公明係予沖子 爾邑克明

明時朕言

家大人曰爾雅孟勉也孟與明古同聲而通用大戴禮誥志篇曰明孟也幽幼也明孟同聲幽幼同聲幽風譜正義引鄭注書傳略說曰孟迎也北堂書鈔引春秋攷異鄭曰明庶風至明庶者迎衆也禹貢孟緒史記夏本紀作明都故勉謂之孟亦謂之明盤庚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言當勉從朕言無荒失也顧命曰爾尙明時朕言言當勉承朕言也時與承同義說見前百揆時敘下洛誥曰明作有功言勉作事也又

曰公明係予沖子言公當勉係予沖子也多方曰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言爾邑中能勉行之爾則惟能勤乃事也韓子六反篇曰使士民明焉盡力致外則功伐可立而爵祿可致言勉焉盡力致外也重言之則曰明明爾雅曰疊疊勉也鄭注禮器曰疊疊猶勉勉也疊疊勉明明一聲之轉大雅江漢篇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猶言疊疊文王令聞不已也魯頌有駉篇曰夙夜在公在公明明言在公勉勉也並見後明明天字古讀子在公明明下明字古讀若苾與洛誥汝乃是不穫之穫同音故穫亦訓爲勉穫明孟古竝同聲後人咸知穫孟之爲勉而不知明之爲勉故解經多失其義

各設中于乃心

某氏傳曰各設中正于汝心引之謹案廣雅曰設合也禮器曰合於天時設於地財謂合於地財也各設中于乃心者各於汝心求合中正之道也漢石經設作翕見隸釋翕亦合也今文古文字異而義同

暫遇姦宄 民興胥漸

暫遇姦宄傳曰暫遇人而劫奪之為姦於外為宄於內引之謹案經言暫遇不言劫奪傳說非也蔡沈謂暫時所遇為姦為宄其說尤謬暫遇字自遇此姦宄者言之則上與乃有不吉不迪下經凡言寇賊姦宄堯典草竊與我乃剽殄滅之文義皆不貫矣姦宄微子傳曰草野竊盜謂有草野之性為竊盜之行寇攘姦宄康誥鴟義姦宄呂刑鴟輕也義邪也說見立政篇及盤庚上篇之敗禍姦宄皆四字平列牧誓三宅無義民下邑暴虐姦宄亦平列字此暫遇姦宄亦然暫讀曰漸漸詐欺也

莊子胠篋篇知詐漸毒

李頤注謂漸清之毒失之

荀子不苟篇小人知則

盜而漸

楊倞注訓漸為進失之

議兵六篇招近募選隆執詐尚功利是漸之

也正論篇上幽險則下漸詐矣

楊注訓漸為進又訓為浸皆失之

是詐謂之漸

呂刑曰民興胥漸漸亦詐也言小民方興相為詐欺故下文曰罔中于信以覆詛盟也彼傳訓為漸化亦失之矣遇讀隅臞智故之隅字或作偶淮南原道篇曰偶臞智故曲巧偽詐皆姦邪之稱也本經篇曰衣無隅綦之削高誘注曰隅角也綦邪也全幅為衣裳無有邪角衣邪謂之隅綦人邪謂之偶臞聲義皆相近矣呂氏春秋勿躬篇曰人主知能不能之可以君民也則幽詭愚險之言無不戢矣愚亦即暫遇姦宄之遇遇愚古字通晏子春秋外篇盛為聲樂以淫愚民墨子非儒篇愚作遇莊子則陽篇匿為物而愚不識釋文愚一本作遇秦策今愚惑與罪人同心姚本作遇

或故以幽詭愚險連文荀子曰上幽險則下漸詐是也暫遇之義唯莊子荀子呂覽淮南可考而知而說經者皆不尋省望文生義錯迕滋多蓋古訓之失傳久矣

無遺育

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傳曰育長也哀十一年左傳伍子胥諫吳王引此文杜注亦曰育也言當割絕滅之無遺長其類引之謹案傳訓育爲長則必於長下加其類二字而其義始明殆失之迂矣今案育讀爲胄堯典敎胄子說文及周官大司樂注並引作敎育子周官釋文曰育音胄是古育胄同聲而通用說文曰胄尤也無遺育卽無遺胄周語曰晉懷公無胄是其證也又案劓爲截鼻之名又爲斷割之通稱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當以劓殄二字連讀哀十一

年左傳作劓殄無遺育史記伍子胥傳作劓殄滅之俾無遺育皆其證也劓殄猶言刑殄多方曰刑殄有夏是也多方又曰劓割夏邑是劓爲斷割之通稱傳訓劓爲割是也蔡傳乃訓劓爲截鼻而讀我乃劓爲一句殄滅之無遺育爲一句夫旣滅之無遺育矣又何須言劓乎乃又爲之說曰小則加以劓大則殄滅之無遺育經言我乃劓殄滅之不言小則劓大則殄滅也且劓非外刑下文何以言無俾易種于茲新邑乎蓋但知劓之爲截鼻而不知其又爲斷割之通稱故古訓失而句讀亦舛也

用宏茲賁敷賁

用宏茲賁傳曰宏賁皆大也用大此遷都大業大誥敷賁傳曰布行大道家大人曰賁讀如易賁卦之賁廣雅曰賁美也用宏

茲賁言用大此美績也美績卽上爻所云嘉績于朕邦也大誥敷賁亦謂敷布此美績也序卦傳曰賁者飾也飾與美義亦相近

沈酗于酒

微子我用沈酗于酒正義曰人以酒亂若沈於水故以耽酒爲沈也引之謹案孔以沈爲沈溺非也沈之言淫也沈酗猶淫酗也沈湎猶淫湎也史記宋世家作紂沈湎于酒漢書敘傳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楊雄徐州牧箴曰帝癸及辛不祗不恪沈湎于酒而忘其東作沈酗作沈湎蓋今文尚書如此史記大史公自序帝辛湛湎見林賁之乾漢書禮樂志湛沔自若五行志湛湎于酒湛與沈同沔與湎同成二年左傳曰淫湎毀常

呂氏春秋當務篇曰跖以爲禹有淫湎之意楊雄光祿勳箴曰咎在夏殷桀紂淫湎淫湎卽沈湎史記樂書流沔沈佚遂往不反沈佚卽淫佚故淮南要略重梁沈湎高注曰沈湎淫酒也漢石經毋劾篇毋淫于酒是也沈與淫古同聲而通用爾雅曰久雨謂之淫論衡明雩篇曰久雨爲湛考工記帆氏淫之以蜃杜子春曰淫當爲湛大戴禮記勸學篇管者瓠巴鼓瑟而沈魚出聽淮南說山篇沈作淫齊語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管子小匡篇淫作沈莊子天下篇沈甚雨櫛疾風崔謨本甚作湛音淫淮南覽冥篇東風至而酒湛湛卽淫淫謂酒得東風而酒湛淫是春秋繁露同類相動篇曰水得夜益長數分東風而酒湛淫是其證也高氏以酒湛二字連讀云酒湛清酒也米物下湛故曰湛失之矣

今爾無指告

今爾無指告子顛隳若之何其引之謹案當讀今爾無指告爲一句子顛隳爲一句說文躋字注曰商書曰子顛躋是以子顛躋三字爲句不連告字讀史記宋世家今

女無故告予顛躋裴駙亦以無語辭猶無念爾祖之無毛傳曰告字絕句予顛躋自爲句也也古多以無爲語辭詳見釋辭無指告者指告也指告者致告也盤庚篇曰凡爾眾其爲致告是也說苑有指武篇謂致武也周語曰於指字或作底襄九左傳曰無所底告是也爾雅曰底致也周頌武篇耆定爾功毛傳曰耆致也耆亦與指同大雅皇矣篇上帝耆之潛夫論班祿篇引耆作指顛躋者予謂殷也猶下文言我乃顛躋也曰今爾其致告我殷將顛墜如之何則可也解者皆失之

亢才

太平御覽皇親部十二引尙書大傳曰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亢才引之謹案亢當爲允亢字或書作允形與允相似故允譌爲亢才讀爲哉史記周本紀作信哉信猶允也哉卽才也爾

雅曰允信也史記述尙書多以詁訓之字相代如允釐百工惟明克允夙夜出內朕命惟允之類史記皆以信字代之是其證也哉才古字通集韵曰哉古作才爾雅釋詁注引皋陶謨曰茂哉茂哉釋文茂哉或作茂才唐書麻志載大衍麻議引顧命曰惟四月才生魄是其證也列子天瑞篇何人哉釋文哉作才准卽哉字漢崔瑗張平子南要略雖未能抽引元妙之中才才碑繼帝念功往才女諧逸周書酆保篇曰王曰允哉大開武篇曰王拜曰允哉大聚篇曰武王再拜曰嗚呼允哉是周書內多有允哉之語呂氏春秋貴信篇曰周書曰允哉允哉以言非信則百事不滿也

昏棄

牧誓昏棄厥肆祀弗荅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引之謹案昏蔑也讀曰泯昏棄卽泯棄也昭二十九年左傳曰若泯棄之泯

棄猶蔑棄也周語曰不共神祇而蔑棄五則泯蔑聲之轉耳言
蔑棄其肆祀不對周頌清廟曰對越在天蔑棄其遺王父母弟不用也史記
周本紀不迪作不用大雅桑柔曰維此良人弗求弗迪傳以昏爲亂失之

聰作謀

洪範聰作謀馬注曰上聰則下進其謀見史記宋世家集解鄭注義與馬同某氏
傳曰所謀必成當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曰聰作謀謀者謀事
也王者聰則聞事能辨下謀故事無失謀矣漢書五行志傳曰
聽之不聰是謂不謀言上偏聽不聰下情隔塞則不能謀慮利
害鄭注書大傳曰君聽不聰則是不能謀其事也引之謹案恭
與肅從與又明與哲睿與聖義並相近若以謀爲謀事則與聰
字義不相近斯爲不類矣今案謀與敏同敏古讀若母謀古讀

若媒

竝見唐韻正

謀敏聲相近故字相通中庸人道敏政地道敏樹

鄭注曰敏或爲謀是其證也晉語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聰

與敏義相近

廣韻敏聰也達也

而云聰敏肅給猶睿與聖義相近而云

睿聖武公也

易林井之噬嗑延陵聰敏聽樂大史漢書敘傳宣之四子淮陽聰敏

小雅小旻篇國

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毛傳曰人有

通聖者有不能者亦有明哲者有聰謀者有恭肅者有治理者

傳以聰謀連文猶晉語以聰敏連文曰通聖曰明哲曰聰謀曰

恭肅曰治理上字與下字義竝相近若以謀爲謀事則與聰字

義不相屬矣聰則敏不聰則不敏故五行傳曰聽之不聰是謂

不謀不謀卽不敏若以爲不能謀事則謀上須加能字而其義

始明是毛公之解或哲或謀伏生之解聰作謀皆以謀爲敏正

與經指相合而董劉馬鄭諸儒以謀為謀事胥失之也何晏景
福啟賦曰克明克哲克聰克敏義即本於洪範然則洪範舊說
固有以謀為蔽者矣

凡厥正人 不于我政人得罪 惟厥正人 越厥小

臣外正 庶士有正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 惟正

是乂之 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 繼自今立政其勿

以儉人 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亦惟先

正

六事之人 外事 矧惟爾事服休服采 宅乃事

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

越少正御事 有正有事 乃允惟王正事之臣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

引之謹案爾雅曰正長也故官之長謂之正洪範曰凡厥正人

正長也正人為長之人也自人之有能有為以 庸誥曰惟厥正

人傳曰惟其正官之人正義曰正官之人若周官三百六十職

正也推而至于百官府亦皆有正小宰掌百官府之徵令 又曰

越厥小臣外正傳曰外正官之吏案正酒誥曰庶士有正越庶

伯君子也庶士有正大雅雲漢所謂庶正也 多方曰越惟有

胥伯小大多正也或曰小大眾正官之人案正長 立政曰其勿誤

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傳曰惟以正之道治眾獄眾慎案

慎也蔡沈集傳曰正猶康誥所謂正人與 文侯之命曰亦惟先

官正酒正之正指當職者為言此說得之 王尚書經義述聞 庚申補刊

正魏志武帝紀注引鄭注曰先正先臣謂公卿大夫也正義曰亦惟先世長官之臣是也字或作政詳見
左傳兩政國語康誥曰不于我政人得罪傳曰不於我執政之
以爲大政下康誥曰不于我政人得罪傳曰不於我執政之
正人謂爲長之人大而司寇立政曰政與正同正長也立正謂
小而上師皆執法議罪者立政曰政與正同正長也立正謂
官人之道故以立正名篇所謂惟正之義也傳釋序曰周公
既致政成王恐其怠忽故以君臣立政爲戒釋篇名曰言用臣
當共立政則是誤以政國則固有立政用儉人言國家建立長
爲政治之政失之矣也
又曰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言自今以後建立長官勿以
曰立其善又曰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言後王建立
政皆失之人也正義曰後世之是也說文曰事職也故官之職謂之事
王立行善政失之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甘誓曰乃召六卿王曰噶六事之人
一年左傳吳子呼叔孫曰傳曰各有軍事故曰六事案六事六職也康誥曰外事傳曰言
小宰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即六卿所掌康誥曰外事傳曰言
侯奉王事案事職也外事外司寇酒誥曰矧惟爾事服休服采事職
士之奉職者謂康叔爲司寇

事言爾國之官職故鄭注曰服休燕息之近臣服采朝祭之近
臣也此與上文女勅毖殷獻臣云云下文若疇圻父云云義正
相承傳謂況立政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傳曰居汝事六卿
汝身事失之州之官居內外之官及平法者案事即下文之任人牧即下文
之牧夫準即下文之官及平法者案事即下文之任人牧即下文
高注曰氏春秋誠又曰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常事即上文之
廉篇曰任職也又曰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常事即上文之
常任之官及司牧之官所謂立事也正是也爲長謂之正任職
義謂用賢養民是人君之常事失之謂之事二者相因故經文多竝言之者酒誥曰厥誥庶邦庶
謂之事二者相因故經文多竝言之者酒誥曰厥誥庶邦庶
士越少正御事傳曰於少正官御治事吏案少正官名襄二十
也多方曰又曰文王誥敎小子有正有事傳曰正官治事謂下
小大多正又曰文王誥敎小子有正有事傳曰正官治事謂下
下有職事之人周官萍氏注引作有政有事疏曰有政之大臣
有事之小臣案正長也有正有事謂爲長者及任職者以官言
之則曰有正有事以建官言又曰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傳曰
之則曰立政立事政即正也又曰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傳曰
王者正事之大臣案正長也事職也王臣或爲長官或任羣職
故曰王正事之臣魯語曰與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牧相宣序
是書經解

民事政事即正立政曰立民長伯立政傳釋立民長伯曰立民
事也說詳魯語曰文武亦法禹湯以立政案立政謂建立長官與立民長伯相
承為義長伯也政也盤庚所謂邦伯師長也管子牧民篇故知
時者可立以為長無私者可置以為政審於時而察於用而能
備官者可奉以為君墨子尚同篇天子立畫分萬國立諸侯國
君諸侯國君既已立又選擇其國之賢可者任人準夫牧作三
置立之以為正長皆其義也不得上下異訓
事三事三職也為人準夫牧夫之職故曰作三事傳曰治為
天地人之三事失之小雅雨無正篇三事大夫十月之交篇
擇三有事蓋謂此三事也箋以三事為三公三公不得謂之大
夫始失之矣大雅常武篇三事就緒傳曰為之立三有事之臣
正與立事又曰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立政謂建立
之義相合又曰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長官也立事
謂建立羣職也準人牧夫即所立之政與事也傳不又曰自古
得其解乃云立政大臣立事小臣始以迂回失之
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上文曰文王惟克厥
司牧人文是也解者不知政為正之假借而以為政治之政於
義與此合是也解者不知政為正之假借而以為政治之政於
是立政一篇遂全失其指史記魯周公世家曰周之官政未次

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則誤以為政
治之政者自子長已然矣

于其無好德

于其無好德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家大人曰經文好下本
無德字且好字讀上聲不讀去聲史記宋世家于其母好女雖
錫之福其作女用咎集解引鄭氏尚書注曰無好于女家之人
雖錫之以爵祿其動作為女用惡鄭讀于其無好女為句非也
然據此知好下本無德字蓋無好二字即承上弗能使有好而
言非有二義也自某氏傳曰于其無好德之人始加德字解之
然其時經文尙無德字且好字尙讀上聲考釋文于其無好之
下無音至無有作好之下始音呼報反又於上文子攸好德之

皇清系解 卷三十三
下但云呼報反而不云下同又正義曰無好對有好有好謂有善也然則無好之好孔陸俱讀上聲而所見本俱無德字明矣自唐石經始作于其無好德此不過因傳有德字而妄加之而蔡傳遂讀好爲攸好德之好不知咎訓爲惡好與咎義正相對無好與有好亦相對若讀爲攸好德之好則與上下文義不相屬矣且好與咎古音正協皇極一篇皆用韵之文不應此三句獨無韵也

乃命卜筮曰雨曰霽 曰克

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圉曰雩

今本作曰蒙曰驛非辭見段氏古文尚書撰異

曰克鄭

注曰將立卜筮人乃先命名兆卦而分別之兩者兆之體氣如雨氣然霽如雨止雲在上也圉言色澤光明也雩者氣不澤鬱

鬱冥冥也克者如祲氣之色相犯人也

見正義及周官大卜疏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

某氏傳曰建立其人命以其職龜兆形有似雨者有似雨止者

雩蒙闇也圉氣落驛不連屬也克兆相交錯也許氏說文引曰

圉而釋之曰圉者升雲半有半無也

謂兆之體氣如之

引之謹案命卜

筮謂如士喪禮命龜命筮也曰雨以下五事即承乃命卜筮言

之五者皆所以命龜之事也圉與雩其義雖不可考而曰雨曰

霽曰克則經傳具有明徵春官大卜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七曰

雨鄭司農曰雨謂雨不也

不與否同

正與乃命卜筮曰雨之文相合

褚少孫續史記龜策傳曰卜天雨不雨雨首仰有外外高內下

不雨首仰足開若橫吉安卜天雨霽不霽霽呈兆足開首仰不

霽橫吉是曰雨曰霽爲命龜之事也襄二十八年左傳盧蒲癸

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子之曰克見血昭十七年傳吳人伐
楚楚卜戰不吉司馬子魚令龜曰鮐也以其屬外之楚師繼之
尚大克之吉是曰克爲命龜之事也說者或以命爲命卦兆之
名又或以爲命以其職則已誤解命卜筮之義而曰雨以下五
事遂不知其爲命龜之事而說以龜之氣色去本義遠矣況所
說之形狀皆以意爲之而無實據乎

子孫其逢

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庫彊子孫
其逢吉傳以逢吉連讀解爲遇吉家大人曰余友李氏成裕曰
當讀至逢字句絕與上文五從字一同字音韻正協吉字別爲
一句與下文五吉字二凶字體例正合據傳以此爲大吉下文

三從二逆爲中吉二從三逆爲小吉中吉小吉且言吉况大吉
乎案此說是也漢書王莽傳曰庫彊之占逢吉之符則西漢時
已誤以逢吉連讀蓋亦解爲遇吉故也不知逢者大也子孫對
身言之逢對庫彊言之故馬融注曰逢大也子孫其逢猶言其
後必大耳儒行衣逢掖之衣鄭注曰逢猶大也荀子非十二子
篇其衣逢楊倞注曰逢大也楚辭天問眩弟竝淫危害厥兄何
變化以作詐後嗣而逢長而乃也言何以變詐如此後嗣乃得
逢長也逢之言豐也豐亦大也玉藻縫齊倍要鄭注曰縫或爲
逢或爲豐淮南天文篇五穀豐昌史記天官書豐作逢是古逢
豐聲義皆同也體例訓詁音韻三者皆合理無可疑

子仁若考

家大人曰金滕子仁若考史記魯周公世家作旦巧考巧古字
通若而語之轉子仁若考者子仁而巧也顧權老子義疏曰若而也史九三遇雨若
濡言遇雨而濡也莊二十二年左傳幸若獲宥言幸而獲宥也惟巧故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
意重巧不重仁故下文但言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也若如
傳曰周公仁能順父則武王豈不順父者邪且對三王言之亦
不當獨稱考也

敷佑 敷求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引之謹案敷者徧也周頌賡篇敷時釋思箋曰敷徧也般
篇曰敷天之下堯典敷奏以言史記五帝紀敷作徧言武王受命于帝庭以徧佑助四方
之民也馬注曰布其道以佑助四方見史記魯世家集解訓敷為布而增
字以釋之始失之迂矣康誥往敷求于殷先哲王敷亦

徧也言徧求殷先哲王之道也大雅抑篇罔敷求先王鄭箋只
敷求為廣索是其義也某氏傳訓敷為布亦失之

啟籥見書

啟籥見書馬融注曰籥開藏卜兆書管也鄭王注竝同引之謹
案書者占兆之辭籥者簡屬所以載書故必啟籥然後見書也
啟謂展視之下文以啟金滕之書與此同少儀曰執策籥尚左
手策著也籥占兆之書所載也故并言之說文曰籥書僅竹管
也頴川人名小兒所書寫為筴廣雅曰籥筴籥也是籥為簡屬
也段氏說文闕字注以此籥為闕下牡案說文闕闕下牡也關
以木橫持門戶也是關闕惟門戶用之卜兆之書藏於匱中
安得有門戶而施以關闕乎且何不直云馬鄭王三家以籥為
啟匱而迂回其文而言啟關乎段說非也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三
曰管謂籥鍵謂牡月令脩鍵閉慎管籥鄭注曰管籥搏鍵器是籥者啟鍵之器可言啟鍵不可言啟籥也且所以藏書者匱也管鍵之所施者亦匱也下文曰公歸乃內冊于金縢之匱中又曰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是公歸內冊然後并占兆之書藏之匱中方其爲壇於外卽命元龜唯取占兆之書以出而匱不與焉無匱安有鍵閉無鍵閉安用管籥以啟之哉少儀注又曰籥如笛三孔龜策之策與羽籥之籥連文爲不類矣

天大雷電以風 天乃雨

引之謹案史記魯世家曰秋未穫暴風雷雨論衡順鼓篇曰周成王之時天下雷雨偃禾拔木又感類篇曰金縢曰秋大孰未

穫天大雷雨以風

今本雷雨作雷電乃後人據古文改之下文雷雨字凡數十見又曰雷爲天怒雨爲恩施

使天爲周公怒徒當雷不當雨今雷雨俱至天怒且喜乎則上文本作雷雨非作雷電明矣今改正

幽風伐柯箋曰成王旣得雷雨大風之變欲迎周公漢書梅福傳注引尙書大傳曰周公殂天乃雷雨以風又儒林傳注引大傳曰周公殂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乃雷雨以風後漢書周舉傳注引洪範五行傳曰周公殂成王不圖大禮故天大雷雨又張奐傳注引大傳曰周公薨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乃雷雨以風據諸書所述則古文之天大雷電以風今文作雷雨明矣又案論衡感類篇曰開匱得書見公之功覺悟泣過決以天子禮葬公出郊觀變天止雨反風琴操說周金縢曰成王聞周公殂以公禮葬之天乃大暴風疾雨成王懼取所讒公者而誅之天乃反風霽雨

據此則古文之天乃雨今文當作天乃霽雨止為霽故論衡以
止雨代之也蓋古文言天大雷電而不言雨故下文曰天乃雨
今文既言天大雷雨則下文不得言天乃雨矣魯世家言暴風
雷雨是用今文也而下文又曰天乃雨顯與上文不合蓋亦作
天乃霽而後人據古文改之也後漢書周舉傳注引五行傳曰
成王改周公之葵尊以王禮而天立復風雨案復風雨三字義
不可通蓋本作復風止雨復風即反風也漢書劉向傳曰成而
今本無止字蓋亦後人所刪

三監

書序曰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正義曰漢書地理志云周既滅
殷分其畿內為三國邾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

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先儒多同此說惟鄭元以三監為管蔡
霍獨為異耳引之謹案監殷之人其說有二或以為管叔蔡叔

而無霍叔定四年左傳

管蔡敗商基開王室王於

楚語堯有丹

商均敗有五觀湯有大甲文王有管

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

小雅常棣序

之失道

鳴鳴傳

寧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

破斧傳

四國管蔡

察微篇

智士賢者相與積心慮以

開春論

周之刑也戮管

南汜論篇

周公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高注曰蔡叔周公兄

欲以亂周公

泰族篇

誅之為國故也

成王在祿禡之中未能用事蔡叔管叔輔公子

得已也要略篇

祿父而欲為亂高注曰祿父紂之兄子周封之

以為殷後使

史記周本紀魯世家管蔡世家衛世家

管蔡監之也

武王克殷

武是也或以為管叔霍叔而無蔡叔逸周書作雒篇

乃立王子

武王克殷

乃立王子

皇清經解

卷五

王尚書經義述聞

王尚書經義述聞

庚申補刊

庚申補刊

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霍叔于殷俾監殷臣武王崩周公立相天子二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二年作師旅臨衛攻殷殷大震潰降辟二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囚霍叔于郭陵俾康叔于殷中旄父字于東孔晁注建霍叔于殷曰霍叔相祿父也注俾康叔字于殷曰康叔代霍叔則孔氏所據本但有霍叔而無蔡叔可知俗本霍叔于殷上增蔡叔二字與注不合又改二叔為三叔因霍叔為囚蔡叔則為東晉古文尚書所惑也周書序曰武王克商建三監以救其民謂立王子祿父建管叔霍叔也又曰周公既誅三監謂殷大震潰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囚霍叔于郭陵也商子刑賞篇省者周公旦殷管叔流霍叔曰犯禁者也通典刑法是也武庚部多放蔡叔三字蓋後人以意增之今本無者是也及二叔皆有監殷臣民之責故謂之三監或以武庚管蔡為三監或以武庚管霍為三監則傳聞之不同也然蔡與霍不得並舉言蔡則不言霍言霍則不言蔡矣置武庚不數而以管蔡霍為三監則自康成始為此說今案序曰三監及淮夷叛武庚在三監之列故下文序曰殷武庚因其叛而誅之也若以管蔡霍

為三監則叛者惟有三叔武庚之叛尚未見於序下文何由而言殷武庚乎其不可通一也管蔡霍既相與謀叛則霍叔之罪與管蔡等下文何以但云伐管叔蔡叔而不及霍叔乎其不可通二也詩邶鄘衛譜正義曰書敘唯言伐管叔蔡叔而不言霍叔者鄭云蓋赦之也此不可通而強為之辭也豈有同罪異罰偽作蔡仲之命者不能審定乃竊取鄭說而附益之曰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改逸周書之霍叔為蔡叔遂與左傳蔡叔叔之文不合蔡者放也非囚之謂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皇甫謐帝王世紀又襲其謬而強為之說曰自殷都以東為衛管叔監之殷都以西為鄘蔡叔監之殷都以北為邶霍叔監之是為三監見史記周本紀正義於是言三監者胥以管蔡霍當之而不及武庚與故書雅記皆不合矣又案書大傳曰武王殷紂繼公子祿父使管叔蔡叔監祿父武王外

成王幼管蔡疑周公而流言奄君蒲姑謂祿父曰武王既歿矣
成王尚幼矣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
三監叛詩邶鄘譜正義據此以明管蔡霍之爲三監其說曰言
祿父及三監叛則祿父之外更有三人爲監祿父非一監矣今
案大傳三字當爲二彼傳上文云使管叔蔡叔監祿父監者二
人則當爲二監明甚如謂三人爲監中有霍叔則大傳何以兩
言管蔡而不及霍叔乎尋檢本文較然甚著不得增入霍叔以
曲從三字之譌也史記魯世家曰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
此書序所謂三監及淮夷叛也周本紀宋世家竝曰管蔡與武
庚作亂此書傳所謂祿父及二監叛也司馬遷傳古文尙書伏
生傳今文而皆不謂武庚之外更有三監則鄭氏之說疏矣邶

鄘衛譜亦誤

茲不忘大功 永不忘在王家

大誥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引之謹案忘與亡同

亡忘古字通說見後

曷維其

言不失前人之大功也酒誥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

在王家言天順其元德而佑之則能保其祿位永不忘在王家
也傳皆以忘爲遺忘之忘失之

予不敢不極卒甯王圖事

傳曰我不敢不極盡文王所謀之事引之謹案傳意蓋訓極爲
終案卒已是終不得復以極爲終也極當讀爲亟爾雅曰亟疾
也亟速也亟卒甯王圖事者速終文王所謀之事也古字極與
亟通墨子雜守篇隊有急極發其近者往佐卽亟發也莊子盜

距篇亟去走歸釋文亟急也本或作極荀子賦篇出入甚極又曰反覆甚極楊注竝曰極讀爲亟急也淮南精神篇隨其天資而安之不極高注曰極急也論道人不急求生也亦是讀極爲亟

厥考翼其肯曰子有後弗棄

鄭注曰其父敬職之人其肯曰我有後子孫不廢棄我基業乎見大雅文王有聲正義引之謹案厥考翼與其肯曰文不相屬竊疑翼字因上文越子小子考翼而衍當以厥考其肯曰五字連讀上言若考作室厥父菑此言厥考其肯曰子有後弗棄基文義相承不得闡入翼字鄭以敬職訓翼則所據本已誤衍不始於東晉古文矣

皇清經解卷二千一百八十二終

皇清經解

卷二千一百八十二

王尚書經義述聞

南海陳韶

靈川秦培璠舊校
番禺金錫齡新校

庚申補刊



